

B

朝 歷

部 說 種 五 十 三

觀 大

百 一

古今說海

明雲間陸氏原編

集成圖書公司印行

集子 館書 藏

編一第選說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0119B

明
雲
間
陸
氏
原
編

說
選

集
成
圖
書
公
司
印



宣統元年季冬月
第二次印於上海

重刻古今說海序

說部之書盛於唐宋凡見著錄無慮數千百種而其能傳者則有賴彙刻之力居多蓋說部者遺聞軼事叢殘瓌屑非如經義史學諸子等各有專門名家師承授受可以永久勿墜也獨彙而刻之然後各書之勢常居於聚其於散也較難儲藏之家但費收一書之勞卽有累若干書之獲其搜求也較便各書各用而用乎此者亦不割棄乎彼牽連倚毗其流布也較易故自左禹圭以下彙刻一途日增月闢完好具存而唐宋說部書之傳不在彙刻中者固已屈指寥寥矣西山堂主人邵松巖告予曰雲間陸楫儼山書院古今說海明嘉靖時彙刻也分說選說纂說略說淵共一百三十四種大抵唐宋說部而他朝者間一預焉厥板已毀印本日稀今取原書覆而墨之悉依其舊一字不改願求序以記重刻緣起夫予之於說部書工夫甚淺而刻書之利病則宿所深知也其利於書者姑弗具論若夫

南宋時建陽各坊刻書最多惟每刻一書必倩雇不知誰何之人任意增刪換易標立新奇名目冀自銜價而古書多失其真逮後坊刻就衰而浮慕之敝起其所刻也轉轉舛錯脫落殆不可讀者有之加以牡丹水利觸目滿紙彌不可讀者有之又甚而奮其空疎白腹敷衍謬談塗竄創痕居之不疑或且憑空構造詭言某本變亂是非欺給當世陽似沽名陰實盜貨而古書尤失其真若是者刻一書而一書受其害而已矣儻能如松巖之一字不改悉依其舊尙存不知爲不知之遺意於是而古書可以傳可以傳而弗失其真豈不大愈於彼所爲哉然則松巖雖恃書爲食者而是役也彙而刻之一善也猶所同也覆而墨之又一善也乃所獨也繼自今卽爲鉛槧小夫當取坊友爲矜式抑何不可一雲散人顧千里

古今說海引

夫博文博學孔孟之所以爲教也况多識前言往行乃爲君子畜德之地者乎黃子良玉姚子如晦顧子應夫陸子思豫皆海士之英也與予季子贊共爲講習之會日聚一齋繙繹經傳考質子史闡發微奧究極指歸不但求合場屋繩尺而已探索餘暇則又相與劇談汎論旁采冥披凡古今野史外記叢說脞語藝書怪錄虞初稗官之流其間有可以裨名教資政理備法制廣見聞考同異昭勸戒者靡不品隲決擇區別彙分勒成一書列爲四部總而名之曰古今說海計一百四十二卷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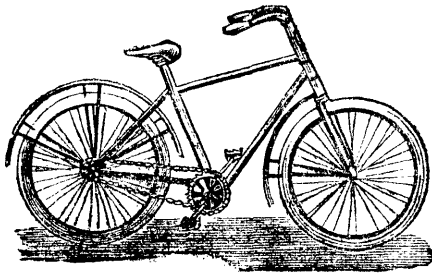
一百三十五種斯亦可以謂之博矣雖曰用以舒疲宣
滯澡濯鬱伊然學者反約之道端於是乎基焉好古博
雅之士聞而慕之就觀請錄殆無虛日譬之厭飫八珍
之後而海錯繼進不勝夫嗜之者之衆也陸子乃集梓
鳩工刻置家塾俾永爲士林之公器云

嘉靖甲辰歲夏四月朔龍江唐錦題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古今說海一百四十二卷

明陸楫編輯字思豫上海人是編輯錄前代至明小說分四部七家
一曰說選載小錄徧記二家二曰說淵載別傳家三曰說略載雜記
家四曰說纂載逸事散錄雜纂三家所採凡一百三十五種每種各
自爲帙而略有刪節考割裂古書分隸門目者始魏繆襲王象之皇
覽其存於今者修文殿御覽以下皆其例也哀聚諸家摘存精要而
仍不亂其舊第者則始梁庾仲容之子鈔其存於今者唐馬總意林
以下皆其例也楫是書作於嘉靖甲辰所載諸書雖不及曾慥類說
多今人所未見亦不及陶宗儀說郛拈拾繁富鉅細兼包而每書皆
削其浮文尙存始末則視二書爲詳贍參互比較各有所長其蒐羅
之力均之不可沒焉



古今說海校書名氏

蓉塘姜南 明人 出藏浙江仁和人已卯舉

東川顧定芳 世安 御醫出藏書二十卷 授太醫院

寅江談萬言 子約 錄副稿二十卷 學生

雲谷黃標 良玉 三十卷 總校勘編次書

晉明姚昭 如晦 校勘一十五卷 學生

養愚瞿學召 南仲 出藏書十卷 學生

雲山唐質 世具 十卷 校勘十四卷 藏書

龍泉顧名世 應夫 書十四卷 校勘二十卷 藏

瞻岳沈希臬 叔明 卯舉人

秀洲余采 元亮 出藏書十卷 縣學生

西霞董宜陽

子元太學生
出藏書五卷

王屋張之象

月鹿太學生
出藏書一卷

月濱瞿成文

道夫錄副
稿二十卷

嘉靖甲辰四月己巳雲間陸楫思豫識

古今說海總目

說選部

小錄家三卷

北征錄

偏記家二十卷

平夏錄

溪蠻叢笑

蒙韃備錄

眞臘風土記

北轅錄

說淵部

別傳家六十四卷

靈應傳

北征後錄

北征記

江南別錄

三楚新錄三卷

遼志

金志

北邊備對

桂海虞衡志

北戶錄

西使記

滇載記

星槎勝覽四卷

洛神傳

夢遊錄

吳保安傳

崑崙奴傳

鄭德璘傳

李章武傳

章自東傳

趙合傳

杜子春傳

裴仙先別傳

震澤龍女傳

袁氏傳

少室先姝傳

李林甫外傳

遼陽海神傳

魃蜉傳

甘棠靈會錄

顏溶傳

張無頗傳

板橋記

鄴侯外傳

洛京獵記

玉壺記

姚生傳

唐暉手記

獨孤穆傳

王恭伯傳

中山狼傳

崔煒傳

陸顛傳

潤玉傳

李衛公別傳

齊推女傳

魚服記

聶隱娘傳

袁天綱外傳

曾季衡傳

蔣子文傳

張遵言傳

侯元傳

同昌公主外傳

睦仁舊傳

韋鮑二生傳

張令傳

李清傳

薛昭傳

王賈傳

烏將軍記

寶玉傳

柳參軍傳

人虎傳

馬自然傳

寶應錄

白蛇記

巴西侯傳

柳歸舜傳

求心錄

知命錄

山莊夜怪錄

五真記

小金傳

林靈素傳

海陵三仙傳

說略部

雜記家三十二卷

默記

宣政雜錄

靖康朝野僉言

朝野遺紀

墨客揮犀

續墨客揮犀

聞見雜錄

山房隨筆

諧史

昨夢錄

三朝野史

鐵圍山叢談

孔氏雜說

瀟湘錄

三水小牘

談藪

清尊錄

睽車志

話腴

朝野僉載

古杭雜記

蒙齋筆談

文昌雜錄

就日錄

碧湖雜記

錢氏私誌

遂昌山樵雜錄

高齋漫錄

桐陰舊話

霏雪錄

東園友聞

拊掌錄

說纂部

逸事家六卷

漢武故事

艮嶽記

青溪寇軌

煬帝海山記

煬帝迷樓記

煬帝開河記

散錄家六卷

江行雜錄

行營雜錄

避暑漫抄

養痾漫筆

虛谷閒抄

蓼花洲閒錄

雜纂家十一卷

樂府雜錄

教坊記

北里誌

青樓集

雜纂三卷

損齋備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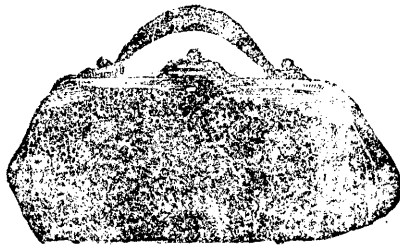
復辟錄

靖難功臣錄

備遺錄

已上四部七家一百三十五種一百四十二卷

總目終



古今說海

說選目錄

甲集三卷

北征錄

北征後錄

北征記

乙集二卷

平夏錄

江南別錄

丙集四卷

三楚新錄三卷

溪蠻叢笑

丁集二卷

遼志

金志

戊集二卷

蒙韃備錄

北邊備對

己集一卷

桂海虞衡志

庚集一卷

眞臘風土記

辛集二卷

北戶錄

壬集二卷

北轅錄

癸集四卷

星槎勝覽四卷

已上小錄家三卷偏記家二十卷總二十三卷

西使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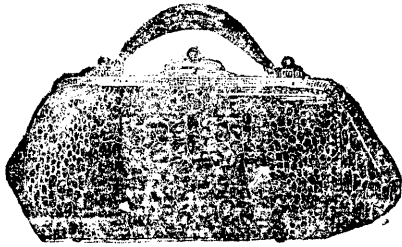
滇載記

目錄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北征錄一卷後北征錄一卷

明金幼孜撰幼孜本名善以字行新淦人建文己卯舉人授戶科給事中燕王篡位後改翰林檢討歷官禮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卒諡文靖事蹟具明史本傳幼孜在永樂中參預機務因北征阿魯台時扈從出塞記所歷山川古蹟及行營之所見聞以成前錄本傳稱成祖重幼孜文學所過山川要害輒命記之幼孜據鞍起草立就又稱所撰有北征前後二錄卽此本也前自錄永樂八年二月至七月後錄自永樂十二年三月至八月並按日記載其往返大綱均與史傳相合其瑣語雜事則史所不錄者也



古今說海

北征錄

說選一小錄一

永樂八年二月初十日上親征北虜是日駕出德勝門幼孜與光大胡公由安定門出兵甲車馬旌旗之盛耀於川陸風清日和埃塵不興饒鼓之聲訇震山谷晚次清河十一日早發清河途間雪融泥深馬行甚滑晚次沙河勉仁始至十二日早寒發沙河午次龍虎臺十三日早發龍虎臺度居庸關關下人馬輳集僅容駕過如是者凡數處晚次永安甸大風未幾陰晦須臾大雪少頃雪霽天宇澄淨雲霞五綵爛然照耀山谷西南諸山無雲巖壑積雪如銀臺玉闕東北諸山雲掩其半露出峯頂四顧皆奇觀上立帳殿前面東北諸山命某等西立觀山上曰雪後看山此景最佳雖有善畫者莫能圖其髣髴也十四日早發永安甸大風甚寒且行且獵幼孜觀騎逐兔不覺上馬過前上笑呼幼孜三人曰到此看山又是一種奇特也蓋諸山雪霽千巖萬壑聳列霄漢瓊瑤璀璨光輝奪目真奇觀也午後次懷來十五日早發懷來午次鎮安驛十六日早發鎮安驛行數里道邊有土垣宛如一小城問人曰此元時官

酒務每歲駕幸上都於此取酒午次鷄鳴山相傳以爲唐太宗征高麗至此登山鷄鳴由是得名上指示幼孜三人曰此卽鷄鳴山昔順帝北遁其山忽崩有聲如雷其崩處汝等明日過時見之十七日發鷄鳴山山甚峭上有斥堠下有故永甯寺基有歐陽玄所撰碑尙存其西北崩處土石猶新其下卽渾河流出盧溝橋有石柱數十比列於河側其半出地上俗傳以爲魯般造橋未成而廢但無紀載可考竊以爲遼金時所造者行里餘路甚窄僅可容兩馬人馬輳集危迫殊甚又行三四里度橋山下有土垣乃元時花園有舊柳數株尙存更行二十餘里過坳兒山路險如鷄鳴山石巉然下壓下臨河水路陡絕旁有積雪凝附于岸雪上亦可行但坼裂可畏車行馬驟毛髮栗然過此山漸平上勒馬登高岡召幼孜等指諸山曰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且行且語上下馬少坐於山岡之上賜酒殺午次泥河十八日發泥河午次宣府上閱武營內夜雨十九日微雨駐蹕宣府閱武營內二十日駐蹕宣府二十一日發宣府晚至宣平召幼孜等謂曰今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甯夏甘肅大甯遼東則邊境可永無事矣二十四日早發宣平行數里度一河水迅疾及馬腹近岸冰未

解水從下流人馬從冰上度間有缺處下見水流而薄處僅盈寸度此甚戰栗更行數里入山峽中行又數里上登山而行過山下平陸次萬全大風寒下微雪二十五日大風寒發萬全行數里至城下上謂幼孜三人曰此城朕所築過城北見城西諸山積雪上曰此亦西山晴雪也過城北入德勝口上指關口曰如此險人馬安能度山皆碎石若堆粟然入關兩峽石壁崎嶇如削時車馬輳集拆關坦以度過關由山峽中行地凍冰滑馬蹄時踣間度澗積雪未消從水梁上行大風甚寒下馬便旋靴底露雪凝凍滑甚上馬尤難兩手攀鞍皆凍不能屈伸行二十餘里上野狐嶺上指東南諸峯曰至此看山則盡在下矣時風沙眯目小石擊面面爲風所吹皆紫黑下山頂度關關門爲車所塞從土隄而下地滑馬多仆者午後至興和城北下營旣而上召獨光大往上曰足寒時不要卽附火只頻行足自暖又曰金幼孜何在恐凍傷其足光大曰適同至僕者未到在彼控馬二十六日駐蹕興和上祭所過名山大川上駐馬於營前召幼孜等謂曰汝觀地勢遠見似高阜至卽又平也此卽陰山脊故寒過此又暖爾昨日過關始見山險若因山爲塹因壑爲池守此誰能輕度幼孜等

頓首曰誠如聖諭二十七日駐蹕興和上閱武營外時天晴大風上曰爾等今日始知朔方風氣忽天陰上曰雪且至命亟回至營門雪下已而大風復晴二十八日風寒駐蹕興和上閱武營外二十九日獵者得黃羊至上召幼孜等三人觀之遂立語於帳殿前至二鼓乃退三月一日晚上召至帳殿語至二鼓上曰夜已深汝等且休息庶明日有精神歸帳房已三鼓矣自是每宵或漏下或二更始出初二日駐蹕興和賜食黃羊初七日早發興和行數里過封王陀今名鳳凰山山西南有故城名沙城西北有海子駕鵝鴻鴈之類滿其中遠望如人立者坐者行者警歎者白者如雪黑者如墨或馳騎逐之卽飛起人去旋下翩躚廻翔於水次過此海子又度數山岡午次鳴鑾戍上指示山謂幼孜三人曰此大伯顏山其西北有小伯顏山指其東北曰由此去開平復曰汝等觀此方知塞外風景讀書者但紙上見未若爾等今日親見之上又曰適所過沙城卽元之中都此處最宜牧馬久始退少頃上復謂曰汝等觀此四望空闊又與每日所見者異汝若倦時少睡半餉卽起四面觀望以暢悅胸次幼孜等叩頭退初八日駐蹕鳴鑾戍夜上坐帳殿前望北斗召幼孜等觀北辰正

值頭上語至二鼓乃出初九日駐蹕鳴鑾戍上大閱武誓師六軍列陣東西綿亘數十里師徒甚盛旗幟鮮明戈戟森列鐵騎騰蹕鉦鼓震動上曰此陣孰敢嬰鋒爾等未經大陣見此似覺甚多見慣者自是未覺先是東風及鼓作徐轉南風上悅大飲將士午回營夜召幼孜三人至帳殿前語至二鼓始出初十日早發鳴鑾戍上登山麓漸行徑山谷山平曠不甚高見鹿蛻角於地長數尺許槎牙如樹枝行數里平山漸盡東北有山頗高如諸山上曰此卽大伯顏山西北有山甚長隱隱如雲霧間如海波層疊上曰此卽小伯顏山望之若高少焉至其下則又卑矣由是地平曠沙中多穴上指示曰此鼯鼠穴也馬行其上爲所陷漸近一山下見諸軍於此掘井所出沙有純黃者其色如金白者其色如玉雪又有青黑者上令中使下馬取觀復以示幼孜三人觀之適中官射一野馬來進上召幼孜與光大勉仁及尙書方賓前觀上曰野馬如馬此野騾非野馬汝輩詳觀之比來每物見之足廣聞見又行數里遠望如水近則如積雪乃是鹹地又行十餘里過凌霄峰卽小伯顏山也上登山頂多石山下荒草無際北望數十里外又有平山甚長上曰人未經此者每言塞北事但想

像耳安能得其真也觀望良久乃下見草間有兩途如驛道上曰此黃羊野馬所行路也駐營凌霄峰此時少水軍士多不食者夜雪平地尺餘次日人馬得雪炊飯皆足十一日駐蹕凌霄峰北上召幼孜三人曰雖下雪不寒夜來無水人馬俱足矣食後天晴十三日午復下雪夜漏下上召至帳殿語至二鼓雪霽月明寒風灑淅毛髮栗然久乃出十六日五鼓駕發由東路幼孜三人向西路行三十里天明隨駕不及幼孜與光大由哨馬路迷入橐駝山谷中山重疊頂皆石山下有泉水一溝甚清飲馬其上泉旁多豐草間無一人但見鹿蛻角滿地間見人居址墳塋漸見有數卒驅驢過問大營所在皆不知前行數十里山轉深遂登高岡望川之西北蕭條無人始勒騎回至泉上有數十騎駐泉北問之皆不能知遂下馬略休息忽有軍帥過見予三人亦下馬同坐草間問駐蹕處亦不知軍帥往東南山谷中尋大營幼孜三人由東北而往車馬來者漸多皆尋不得行十餘里遇去者漸回乃由東北山峽中行峽之南山皆土而北山盡石壁巉巖峭削有小石戴大石層疊高低宛如人所爲者自興和至此地無寸木但荒草而已惟此石壁之半生栢樹一株甚青翠可愛如江

南人家花圃所植者幼孜呼光大曰此亦塞外一奇觀峽中行十餘里途窮復回穿過數山忽遇寧陽侯曰我已五處發馬尋大營待回報相與同往飯畢久俟報馬不至日已暮上遣中官二人來問之曰大營在五雲關去此八十里寧陽侯領二千騎與幼孜三人偕行行數十里入山谷中下一山甚險時昏黑下馬徐行過此又上山相與盤旋於山頂上不知路所向更過兩山下山麓東南有間道可行時月色昏暗野燒漫山悲風蕭瑟行十數里度大川望東北行徑山麓有泉潺潺而流行數十里遇深澗馬不可度乃復回泉上下馬休息荒草間十七日早由山間望東南行逾數十里雪益大隱隱聞銅角聲隔山谷間又過一山見隊伍前進卽按馬行五六里往問之曰左掖軍馬言駕起往前五十里駐營遂同行午至錦水磧見上上喜曰汝等何來遲三人答以迷上問道之故遂備言之上大笑曰爾等皆疲倦且休息出遇方尙書曰昨日上在途屢召不見謂必迷道凡遣傳令者三十輩來相尋今早又遣十餘人適又問爾三人來未幼孜自惟以一介書生荷蒙聖上眷顧頃刻不忘天地之德將何以爲報十八日駐蹕錦水磧上念幼孜無馬鞍命中官傳旨與清遠侯討

馬鞍一副送至帳房下遂詣上前叩頭謝十九日早發錦水磧行十餘里道邊有古城上指示曰此答魯城也朕嘗獵於此又行十餘里上登山射黃羊令幼孜隨觀午次環瓊圃自此皆沙陀出塞至此漸見有榆林烏鳶二十日次壓虜川水多鹹炊飯色皆變黃作氣息食不下咽日暮上召幼孜三人至帳殿前指示塞北山川上曰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因兩河相交故名水齧沙出碑曰唐之交河郡故知交河在彼二十一日駐蹕壓虜川二十二日次金剛阜日暮上坐帳殿前令幼孜遠望極目可千里曠然無際地生沙蔥皮赤氣辛臭有沙蘆菔根白色大者徑寸長二尺許下支生小者如筋氣味辛辣微苦食之亦作蘆菔氣二十四日夜甚寒上召草勅硯水成冰二十五日早發金剛阜午次小甘泉有海子頗寬水甚清鹹不可飲中多水鳥胡騎云此名鴛鴦海子疑卽鴛鴦灤也地志云鴛鴦灤在宣府此去宣府蓋遠未敢必其然否夜召語至三鼓乃出二十六日發小甘泉上召語虜中山川上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皆白產虎豹亦白所謂長白山也天下山川多有奇異但人迹不至不能知耳此地去遼東可千餘里朕嘗問女直人故知之行十餘里上召令馬

上草勅幼孜三人按轡徐行執筆書草成上已行三里餘飛轡至上前視草觀畢令
膽真下馬坐地於膝上書之午次大甘泉二十七日上令衛士掘沙穴中跳兔與幼
孜三人觀大如鼠其頭目毛色皆兔爪足則鼠尾長其端有毛或黑或白前足短後
足長行則跳躍性狡如兔犬不能獲之疑卽詩所謂躍躍兔免者也有鹽海子出鹽
色白瑩潔如水晶疑卽所謂水晶鹽也二十八日移營於大甘泉北十里屯駐二十
九日午次清水源有鹽池鹽或青或白軍士皆采食三十日駐蹕清水源去營六七
里地忽出泉予與光大往觀至則泉溢數畝人馬飲之俱足四月初二日進神應泉
銘初五日午發清水源過此沙陀漸少時大風寒予戴帽上馬時被風吹斜側常以
手執帽籠上顧而笑曰今日秀才酸矣晚至屯雲谷此處少水由清水源載水至此
晨炊初六日早發屯雲谷霜氣甚寒皆衣皮裘戴狐帽行十餘里上召曰幽風云一
之日奮發二之日栗烈今已秀萋之時而氣尙栗烈人皆衣狐裘未經此者與之言
自是不信光大對曰誠所謂井蛙不可以語海夏蟲不可以語冰臣若不涉此亦不
深信上笑曰爾等誠南士也午次玉雪岡見上於帳殿上見光大衣狐裘暖帽笑曰

今爲冷學士矣初七日發玉雪岡行十餘里過一大坡陀甚平曠遠見一山甚長一峰獨高秀拔如拱揖上指示曰此賽罕山華言好山也又曰阿十者華言高山也其中人迹少至至則風雷交作故胡騎少登此若可常登一覽數百里已爲其所窺矣午次立石坡見山桃花數叢盛開草莽中忽覩此亦甚奇特上登山頂製銘書歲月紀行刻於石命光大書之并書立石坡立馬峰六大字刻於石時無大筆用小羊毫筆鈎上石勒成甚壯偉可觀晚有泉躍出於地如神應泉足飲人馬名曰天錫泉上命幼孜三人及尙書方賓侍郎金純往觀至見人馬填滿泉水上溢出旋復壅塞初八日次鳴轂鎮初九日早發鳴轂鎮是程若遠然地甚平曠午至一山谷中有二舊井水可飲新掘井皆鹹苦午後忽微雨風作天氣清爽人馬不渴若暄熱人皆瘥矣過數里兩旁皆山西山皆黑石礪礪層疊東南諸山皆土晚至歸化甸上與諸騎將前行眺望有泉出於地遂名曰靈秀泉適中官以立石坡字來進觀畢命司禮監藏於篋十二日早發歸化甸由山谷中行地多鼠穴馬行其上輒踣行二十餘里地多美石有如琥珀玳瑁瑪瑙碧玉者其光瑩然同行好事者下馬拾以爲玩午至楊林

戍地亦有美石但不如前所見者之佳晚有泉出於營之西南遂命名曰神貺泉十六日午次禽胡山營東北山頂有巨石上命光大往書禽胡山靈濟泉大字十七日次香泉戍十八日早發香泉戍行沙陀中多山桃花滿地爛熳又有榆林叢生不甚高有鳥巢甚完固舉手可探之皆鷹隼巢也午後至廣武鎮川中有土城基問人云國初征和林時所築屯糧於此過川入山有泉流馬皆不飲泥臭故也西南山峯甚秀上欲刻石令方賓與幼孜三人上觀石登山下馬徧觀無佳石得一石略平可書正書忽風雨作遂下山至營復命上面營前高峰而坐上曰人恒言此山有靈巽適登此忽雲陰四合風冷然而至遂命之曰靈顯翠秀峰泉曰清流十九日發廣武鎮上登靈顯翠秀峰令幼孜四人從晚次高平陸無水於廣武鎮載水至此晚炊二十日次懷遠塞二十一日次捷勝岡有泉湧出名曰神獻泉上命光大書捷勝岡三大字於石山多雲母石并書雲石山三字刻於石二十二日早發捷勝岡行數十里但見荒野野草上曰四望無際莫知其極此真所謂大漠也午次清冷泊有泉湧出名曰瑞應泉二十三日午發清冷泊晚至雙秀峰是程無水自清冷泊載水炊飯適

天陰風寒下雨人馬俱不渴二十四日早發雙秀峰踰時至威虜鎮泉曰永清二十五日午後發威虜鎮晚至紫霞峰二十六日至玄雲谷使臣舒百戶自瓦剌回上召幼孜三人隨駕同行聽其言瓦剌事夜命寫勅無卓以氈覆地伏而書之書畢已四鼓矣二十七日次古梵場二十八日早發古梵場行數十里東北有山甚高廣峰巒聳拔蒼翠奇秀類江南諸山山之下孤峰高起上多白石元氏諸王葬其下晚至長清塞有泉水甚清賜名曰玉華泉夜漏初下上立帳殿前指北斗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語甚久方退三十日至順安鎮上立帳殿前指營外諸山曰此虜地諸山之入畫者遂令畫工圖之晚下雨五月初一日早微雨發順安鎮行十餘里山多白雲上召指示前山曰此卽名白雲山又行數里白雲中有青氣接地望之如青山白雲上曰此山甚高大可觀幼孜以爲信然上笑曰此氣也非眞山若誠爲山則天下之山無有過之者度一岡遙見臚胸河又過一岡上攬轡登其頂四望如下又行數里臨臚胸河立馬久之賜名曰飲馬河河水東北流水迅疾兩岸多山甚秀拔岸傍多榆柳水中有洲多蘆葦青草長尺餘傳云不可飼馬馬食多疾水多魚頃有以來進者

駐營河上地名曰平漠鎮初二日駐蹕平漠鎮賜食御庖鮮魚初三日發平漠鎮由此順臚胸河東行午至祥雲巘上立帳殿前召語片時乃退初四日晨發祥雲巘午次蒼山峽哨馬營已值胡騎四五人得箭一枝馬四疋來進初五日發蒼山峽午次雲臺戍地多野韭沙蔥人多采食又有金雀花花似決明莖似枸杞有刺葉小圓而未銳人采取其花食之又有一種黃花菜花大如萹蒿葉大如指長數尺人亦采食初六日次錦屏山初七日次玉華峰初八日發玉華峰胡騎都指揮款台獲虜一人至知虜在兀古兒札河晚遂渡飲馬河下營初九日上以輕騎逐虜人各齎糧二十日其餘軍士令清遠侯帥領駐劄河上扈從文臣止令尙書方賓及光大勉仁數人隨行命幼孜留營中初十日早雨駕將發余同光大詣帳殿見上請隨駕同往上曰爾不能戰陣往亦無益前途艱難朕一時顧盼有不及或爲爾累爾留此豈不安幼孜叩頭不勝感激食後送光大勉仁出營門馬上相別殊覺愴然是日哨馬營獲胡寇數人及羊馬輜重送至大營清遠侯復遣人獲送馳詣上所蓋欲以爲鄉導也十五日早食後出城東回至清遠侯帳下坐移時得上追逐胡虜動靜十六日食後同

張侍郎袁中書出城外登一小山四望天宇空闊情懷甚適十九日食後聞捷音將至甚喜清遠侯來邀作午飯仍食鮮魚二十一日早飯出城外候駕光大勉仁先至營中相見且喜且戚時駕從城外過去城二十里安營至營中見上與語良久命寫平胡詔二十二日分軍由飲馬河先回上以騎兵追逐餘虜東行步行者俱不得從是日發平胡詔及書勅諭數道甚忙迫午後起營二十三日午大雨午後雨止發威遠戍晚至廣安鎮二十四日發廣安鎮由此循飲馬河南東北行午次蟠龍山大雨平地水流暮雨止二十五日發蟠龍山雨意未止晚次臨清鎮二十六日午後離飲馬河取便道入山中晚次定邊鎮是程無水載水爲早炊二十七日發定邊鎮午至河午食後渡河河水稍深據鞍不能渡幼孜三人俱脫衣乘散馬以渡水沒馬及腰以上暮至雙清源夜禁火不舉二十八日發雙清源午至河水益深多用柳枝縛筏以渡晚次平山甸上立帳殿前召幼孜三人問津河之由嘆曰朕渡河時已命筏上渡汝何不由彼光大曰臣輩不知及至彼又無與臣言者故不由彼渡上笑曰今日方爲艱難汝得無懼乎因渡水得一木板上有虜字就以進上命譯史讀之乃祈雨

之言也虜語謂之札達華言云詛風雨蓋虜中有此術也二十九日次盤流戍六月初一日次凝翠岡初二日發疑翠岡午經關灤海子上令幼孜數人往觀去營可五六里有山如長堤以限水海子甚闊望之者無畔岸遙望水高如山但見白浪隱隱自高而下天下之物莫平於水嘗經江湖間望水無不平者獨此水遠見如山之高近處若極下此理極不可曉觀畢復命上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胸凡七河注其中故大也遂賜名曰玄冥池晚次玉帶河初三日次雄武鎮上召予同勉仁往光大看馬及退漏下已三鼓矣初四日發雄武鎮晚次清胡原初五日次澄清河初六日發澄清河數里渡河穿入柳林中柳蒙密不可行下皆污泥行五六十里下營大雨如注至晚不止又復起營夜次青楊戍初七日發青楊戍凡四渡河河水甚急午次克忒克刺華言半個山山甚峻拔遠望如坡故名入此河稍狹山攢簇多松林上曰此松林甚似江南至前山水益清秀可愛孰謂虜地有此奇觀也晚次蒼松峽隔岸坡陀間樹林蒼鬱宛如村落水邊榆柳繁茂荒草深數尺而草稍俱爲物所食是日獲虜二人因問之知虜騎曾經此過一宿草爲馬所食也初八日發蒼松峽渡泥

河數次河狹水淺兩岸泥深人馬多陷晚渡黑松林蒼翠可愛遂下馬少憩復行十數里下營飼馬日沒復啟行夜入山谷中乘月倍道兼行上坡下澗不勝崎嶇月落路難行旌旗甲戈咫尺不能辨幼孜三人從寶纛須臾莫知其處但前騎皆不行始下馬立半山間逾時復上馬下至平川路多沉淖且陷益難行而鄉道亦惑遂止次飛雲壑初九日發飛雲壑行二十餘里凡度數山至一水泉處前哨馬已見虜列陣以待上飭諸將嚴陣先率數十騎登山以望地勢幼孜三人下馬被甲復上馬隨陣後渡一大山見虜出沒山谷中少頃遣人來僞降先是上度虜必僞乞降預書招降勅以待至是虜果來上在陣前召取勅幼孜遂馳馬至前以勅進上曰虜詐來請降朕亦給之乃以勅付來者去又行數十里駐兵於山谷中忽見陣動亟上馬前行俄聞礮聲左哨已與虜敵虜選鋒以當我中軍上麾宿衛卽摧敗之虜勢披靡追奔數十餘里予三人同方尙書隨寶纛前進上已駐兵於靜虜鎮遣傳令都指揮王貴來收兵貴見予數人驚曰何故在此主上已久下營可亟回予數人遂回往返已百餘里初十日早發靜虜鎮命諸將皆由東行人渴甚以衣於草間且行且拽漬露水扭

出飲之行數十里始得水晚次駐蹕峰十一日上先將精騎窮追虜潰散者令予三人及文職扈從者皆隨都督金玉冀忠所領馬步後進午始行入山谷中漸見虜棄輜重晚次長秀川而輜重彌望十二日發長秀川隨川東南行虜棄牛羊狗馬滿山谷暮次回曲津十三日次廣漠戍歸大營上逐虜於山谷間復大敗之久方回營幼孜三人見於帳殿上語破賊之故復加慰勞幼孜三人叩頭謝十四日發廣漠戍行數里渡河河濱泥深陷及馬腹餘虜尙出沒來窺我後上按兵河曲佯以數人載輜重於後以誘之虜見競奔而前銃響伏發虜蒼黃渡河我騎乘之生禽數人餘皆死虜由是遂絕晚次蔚藍山十五日次甯武鎮十六日次紫雲谷十七日次玉潤山十八日次紫微岡十九日次青陽嶺二十日次清華原二十一日次漶化鎮二十二日早發漶化鎮渡河深及馬鞍既渡以爲無水矣而入一澤中長六七里草深泥水相交復渡兩河泥陷及馬腹馬行泥濘中幾陷晚次秀水溪二十三日發秀水溪行十餘里入淙流峽甚險一水流其中路傾側臨水縈迴曲折如羊腸日凡七八渡登高下低馬力疲倦逾數岡至營晚次峽中二十四日次錦雲峰二十五日次永甯戍二

十六日次長樂鎮二十七日發長樂鎮草間多蚊大者如蜻蜓拂面嘔嗜拂之不去
晚次通川甸卽應昌東二海子間上登山遙望指海邊石山曰此卽三石山也營之
西南曼陀羅山下有寺基元公主造寺出家於此國初廢二十八日次金沙苑二十
九日發金沙苑是程多水途邊多榆柳沙陀高低樹青沙白甚可觀上曰此景猶小
李金碧山水也行數十里有大海子水稍深先令軍士伐木爲橋以渡晚次玻璃谷
三十日次威信戍七月初一日次武平鎮初二日次開平營於斡耳朶華言宮殿也
元時宮殿故址猶存荒臺斷礎零落荒煙野草間可爲一慨初四日次環州上召賜
瓜果初五日次李陵臺今名威虜驛連渡數河水深及馬鞍晚次甯安驛初七日發
甯安驛經元西涼亭故址四面石墻未廢殿基樹木已成抱殿前柏兩行仍在但蕭
條寂寞觀久悵然而出晚次盤谷鎮初八日發盤谷鎮入山峽中路甚險兩山相夾
如行夾城中上曰此山險阨若是雖有虜騎千羣豈能至此縱至此斷其歸路鮮有
能出者晚次獨石初九日次龍門龍門兩山對峙石崖千仞水流其中路由水中行
山水泛時此處最險上指此山曰斷此路孰能度者崖石懸處甚平光大曰此處好

鐫磨崖碑上曰朕意如此汝言正相合也初十日次燕然關十一日次長安嶺至此方出險十二日次鎮安驛十三日次懷來十四日次永安甸賜瓜果十五日度居庸關上令幼孜三人記關內橋自八達嶺出關口凡二十三橋晚次龍虎臺十六日次清河十七日駕入北京

北征錄終



古今說海

北征後錄

說選二小錄二

永樂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庚寅上躬帥六師往往征瓦剌胡寇答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馬步官軍凡五十餘萬予與學士胡公光大庶子楊公勉仁偕扈從是日辰時啟行由安定門出午至清河下營晚微雨夜復驟雨五更雨止十八日晨發清河午至沙河命光祿寺賜酒饌十九日早雨晨發沙河途間雨止午次龍虎臺午後復雨二十日晨發龍虎臺度居庸關午後至隆慶州下營二十一日至榆林雨午後至懷來下營雨不止二十二日早雨止發懷來午次沙城晚晴二十三日午次鷄鳴山大風二十四日午次泥河二十五日次宣府大風雨下卽止是日穀雨二十七日晨發宣府午次宣平大風二十八日次德勝口晚發風下雪二十九日度野狐嶺風寒午後次興和三十日風寒四月初五日移營於興和北十里沙城初六日大閱軍士初十日次紅橋是日立夏十一日次凌霄峯卽兀出於伯顏雨連宵不止甚寒十二日早雨食後發凌霄峯午後次大石鎮無水暗宿十三日早微雨午前次五雲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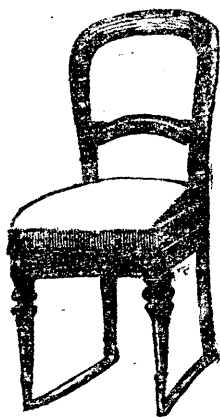
卽哈刺罕有水十四日霜寒次高平阜卽忽牙撒里禿十六日次殺虜城卽答虜城
十七日次龍沙甸卽阿蘭惱兒午後雨十八日次錦雲磧大風雨雪晚復晴十九日
次小甘泉二十日次大甘泉二十一日次清水源卽馬塔馬二十四日午發清水源
晚次屯雲谷無水自清水源載水至作晚餐二十五日次玉雪岡是日小滿二十六
日發玉雪岡晚次玄石坡大風二十七日次鳴轂鎮二十八日發鳴轂鎮晚次清風
壑無水大風二十九日早寒午次歸化甸五月初一日癸酉早寒午次楊林戍初二
日次禽胡山初七日大風寒晨發禽胡山晚次香泉戍初八日風寒巳時發香泉戍
午後次廣武鎮卽哈刺莽來夜雨初九日大雷雨下雹如雪積地二三寸初十日次
懷遠塞十一日次玉帶川卽柴禿是日芒種十二日次富平鎮卽兀兒禿十三日次
翠幕甸無水暗宿十四日次長山峽少水十五日次至喜川十七日次環秀岡十八
日午發環秀岡暮次野馬泉暗宿十九日次蒙山海二十日午發蒙山海晚次威武
鎮二十一日午前發威武鎮晚次通泉泊二十三日午次飲馬河微雨晚晴二十六
日夏至二十七日移營於飲馬河北十里凡五渡河至營暮大雷雨二十八日次飲

馬河二十九日早食後復自飲馬河北仍五渡河午前次飲馬河西三峯山六月初一日壬寅次飲馬河清流港初二日早微雨發清流港循飲馬河行二十五里復晴下營午後再行至暮次崇山塢無水暗宿初三日晨發崇山塢午後入一山峽長數十里有水下營作午炊食後再行晚次雙泉海卽撒里怯兒元太祖發迹之所舊嘗建宮殿及郊壇每歲於此度夏山川環繞中闊數十里前有二海子一鹹一淡西南十里有泉水海子一處西北山有三關口通飲馬河土刺河胡人常出入之處也初日微雨午晴次雙泉海前哨馬來報哨見胡寇數百人稍與戰皆退去初五日午發雙泉海暮至西北三峽口卽康哈里該處無水是日前哨馬與寇相遇交鋒殺敗胡寇數百人宵遁初六日次蒼崖峽初七日次急蘭忽失溫賊首答里巴同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掃境來戰去營十里許寇四集列於高山上可三萬餘人每人帶從馬三四匹上躬擐甲冑帥官軍精銳者先往各軍皆隨後至整列隊伍與寇相拒寇下山來迎戰火銃四發寇驚棄馬而走復集於山頂東西鼓譟而進寇且戰且却將暮上以精銳者數百人前驅繼以火銃寇復來戰未交鋒火銃竊發精銳者復奮勇向

前力戰無一不當百寇大敗人馬死傷無算皆號痛而往宵遁至土刺河上乃收軍回營已二鼓矣遂名其地曰殺胡鎮初九日移營向西十里許晚雨下風寒初十日頒師午次廻流旬晚微雨風寒十一日晨發廻流旬午出三峽口餘寇復聚峽口山上又有數百人據雙海子諸軍乃以火銃先擊據海子者寇知不能拒遂遁餘寇在山峽者恐火銃再至亦遁去晚次雙泉海十二日次平山鎮十三日次飲馬河清源峽是日小暑十四日次飲馬河平川洲十五日次飲馬河青楊灣十六日次飲馬河三峯山十七日渡飲馬河西北三峯山東南下營阿魯台遺頭目數十人詣軍門謁見上皆賜以衣服絹帛米糧復勞之酒肉遣回十九日移營於飲馬河北舊下營處二十日午後渡飲馬河凡三渡水循河行數里下營二十一日循飲馬河南岸東行數十里下營二十三日次青山峽微雨無水暗宿二十四日晚次蒙山海二十五日午後發蒙山海途中驟雨卽止暮次野馬泉二十六日次環秀岡二十七日次至喜川暮再行十里下營二十八日次黑山峪是日大暑二十九日次翠幕旬三十日次富平鎮七月初一日次玉帶川大風微雨初二日大風初三日次懷遠塞初四日次

廣武鎮過二十里下營午後大風微雨初五日晨發廣武鎮午前過香泉戌午後次禽胡山寫平胡詔其晚就遣都指揮李瑛同中官齎回北京初六日次楊林戌晚下雨初七日次歸化旬晚微雨復晴初八日午前發歸化旬途中下雨晚次清風壑初九日次鳴轂鎮午後復起營晚次玄石坡初十日次屯雲谷十一日次清水源十二日次小甘泉十三日次錦雲磧上召賜食燒羊燒酒其日立秋十四日次龍沙旬下雨十五日次殺虜城微雨晚晴十六日過高平阜下雨午後次五雲關更度山二十里下營十七日晨發五雲關過大石鎮午後次凌霄峯上召賜食燒羊燒酒十八日次紅橋十九日次興和二十一日晨發興和度野狐嶺過德勝口午後次萬全大風雨二十二日午次宣府下雨至更盡雨止二十三日次泥河下雨二十四日次雞鳴山途中微雨晚上召賜桃子及食羊肉酒二十五日午次土墓二十六日次懷來二十七日次永安甸二十八日雨是日慮暑晨發永安甸度居庸關午後次新店大雨晚奉旨同光大勉仁先回八月初一日早文武百官迎駕由安定門入上升殿羣臣上平胡表稱賀而退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撰

北征後錄終



古今說海

北征記

說選三小錄三

永樂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大同開平守將並奏虜寇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弑主虐人違天逆命數爲邊患請發兵討之願身爲前鋒自効上可其奏至是勅緣邊諸將整兵以俟丙戌勅山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五都司各選馬步兵擇將統領以三月至北京山西行都司兵命都督李謙統領以三月至宣府必士馬精強兵甲堅利不如令者誅三月丁丑朔大閱命安遠侯柳升領中軍遂安伯陳英副之英國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右掖興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伯鄭亨領左哨保定侯孟瑛副之陽武侯薛祿領右哨甯甯伯譚忠副之甯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率壯士爲前鋒安順伯薛貴恭順伯吳克忠都督李謙等各領兵從上諭諸將曰爲君奉天愛人爲本朕臨御以來視民如子內安諸夏外撫四夷一視同仁咸期生遂逆賊阿魯台始以窮蹙來歸撫之甚厚豺狼野心不知感德積久生慢反恩爲讐侵擾邊疆毒虐黎庶違天負恩非一而足朕再

出師搗其巢穴焚其積聚寇之微命危如絲髮當時從將士之志寇豈復有生理但體上帝好生之仁驅而逐之亦冀萬一其能改也而獸心終焉不變今朕必往伐之朕非好勞惡逸蓋志在保民有非得已爾等從朕誠能奮勇成功高爵重賞不汝吝如方命失機則軍法亦不汝貸汝其懋哉四月戊申以親征胡寇告天地宗廟社稷遣官祭旗纛山川等神詔皇太子監國已酉車駕發北京次唐家嶺癸丑次龍虎臺遣太常寺臣祭告居庸山川乙卯度居庸關次岔道丙辰次懷來丁巳次土木陞陝西行都司指揮劉廣爲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仍掌陝西行都司事戊午勅各城堡嚴哨瞭謹守備己未次長安嶺享諸將壬戌萬壽聖節禮部尙書呂震奏百官行賀禮詔却不受遂發長安嶺次赤城癸亥次雲州乙丑次雲門丁卯次獨石庚午次隰甯甲寅王所部指揮同知把里禿等獲虜諜者言虜去秋聞朝廷出兵挾其屬以遁及冬大雪丈餘孳畜多死部曲離散比聞大軍且至復遁往答蘭納木兒河趨荒漠以避所以遣諜者慮聞之不實耳上曰然則寇去此不遠遂命諸將速進以獲諜功陞把里禿爲都指揮僉事餘皆陞一等各賜白金有差辛未次西涼亭甲戌次開安

五月乙亥朔次威虜鎮丁丑次環州戊寅次雙潛己卯次開平是日雨士卒有後至而霑濕者時其地尙寒上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者將帥所資以成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方用此輩爲國家除殘去暴其可不恤甲申召學士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夢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等對曰陛下好生惡殺格於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昆岡玉石俱燬惟陛下留意上曰卿言合朕意朕豈以一人有罪罰及無辜卽命草勅遣中官伯刀苛及所獲胡寇齎往虜中諭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極來歸朕所以待之者皆爾等所知天地鬼神實監臨之此何負彼而比年以來寇徼我邊鄙虔劉我烝黎累累不厭其自取之禍也朕間者雖以天人之怒再率六師往行天討當是時如狗將士之志奮雷霆之威彼之危猶洪鑪片雪豈復有餘命哉朕體上帝好生之仁惟剪其枝葉毀其藏聚驅出曠遠之地豈徒全其餘息亦猶冀其或改而自新也迺獸心弗悛日增月益比吾邊氓困其荼毒者殆非一所夫爲惡有本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

人其所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有能被順天道輸誠來朝悉當待以至誠優與恩賚仍授官職聽擇善地安生樂業朕之斯言上通天地母懷二三以貽後悔乙酉命安遠侯柳升等率軍士拾道中遺骸爲叢塚瘞之上親爲文祭焉丁亥次武平鎮戊子召諭將諭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誅亂爲首又謂止戈爲武蓋謂止殺非行殺也朕爲天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子豈間彼此哉今之罪人惟阿魯台餘脅從之衆悉非得已不可以同日語自今凡有歸降者宜悉意撫綏無令失所非持兵器以嚮我師者悉縱勿殺用稱朕體天愛人之意己丑次威信戍辛卯次通川甸壬辰次長樂鎮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上曰漢高祖過迫人慮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等對曰有志者事竟成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癸巳次香泉泊甲午次環翠岡乙未次永甯戍丙申次清平鎮卽元之應昌路是日雨重車皆後上諭諸將曰輜重者六軍所恃爲命兵法無輜重糧食無委積皆危道曹操所以屈袁紹者先焚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車在後爾等獨不遠慮邪遂命分兵迎之丁酉宴隨征文武大臣命內侍歌太祖皇帝御製詞五章因舉爵諭諸大臣曰

此先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而示戒荒淫酣酗之失也朕嗣先帝鴻業兢兢焉惟恐失墜雖今軍旅之中君臣杯酒之歡不敢忘也尙相與共勉之英國公張輔等稽首對曰敢不欽遵聖訓戊戌次威遠川己亥宴文武大臣上曰朕仰循皇考之意自製詞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爲言亦將以垂示吾子孫俾有所警勗遂命內侍歌之羣臣俯首聽畢皆叩頭言皇上深思遠慮前古帝王之所不及上悅悉霑醉而罷庚子次陽和谷辛丑次雙泉海壬寅次覽秀川癸卯次錦繡岡六月甲辰朔次祥雲屯乙巳次錦霞磧丙午次翠玉峰勅甯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等曰用兵之道貴乎先知古之賢將所以動而勝人者先知敵之情也今興師遠出而未悉賊情何以成功朕以前鋒命爾尤宜晝夜用心其精擇勇智廣布偵邏如有所得星馳奏來朕俟俟焉丁未次鳴玉關戊申次清漢州己酉次和鸞谷庚戌次紫駝岡辛亥次清泉泊壬子次通流澗癸丑次金沙灤甯陽侯陳懋等得胡寇馬九疋來進上曰醜虜多詐安知非以是誘我也勅懋等益加防慎不可怠忽甲寅次秀水河乙卯次玉壘峰丙辰次寶屏山諭諸將曰今旣深入虜地尤須謹備嚴哨瞭肅部伍明約束晝夜毋怠

孔子行軍必臨事而懼孫吳兵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必敬慎如此庶幾萬全丁巳次凌雲峰戊午次玉沙泉上以答蘭納木兒河已近令諸將各嚴兵以俟是時將士皆踴躍思奮上聞之喜曰兵可用矣己未次龍武岡命甯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率師前進且戒之曰若遇賊宜審機行事如兩鋒相當彼投戈下馬者皆良民勿殺如其來敵先以神機銃攻之長弓勁弩繼其後遇阿魯台亦勿殺生擒以來庚申次天馬峯上以大軍繼進行數十里懋等遣人奏言臣等已至答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野草虜隻影不見車轍馬跡亦多漫滅疑其遁已久上遣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甯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前行覘賊車駕進駐河上以俟壬戌發河上次蒼石岡英國公張輔等相繼引兵還奏曰臣等分索山谷周廻三百餘里一人一騎之跡無睹必其遁久矣癸亥次連秀坡甯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亦還奏曰臣等引兵抵白印山咸無所遇以糧盡故還於是英國公張輔等奏願假臣等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日有風雪之變歸途尙遠不可不慮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甲子次翠雲屯召英國公

張輔等諭曰昨日之言朕思之不可易也古王者制夷狄之道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孽虜所存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於滄海可必得邪吾甯失有罪誠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其旋師於是兵部尙書李慶等進曰王者之師畏則舍之今已鏖虜之穴破虜之衆塞北萬里無虜跡雖有數輩如犬羊棲棲偷生窮漠之境陛下天地大德甯當盡殺之邪上悅遂命班師乙丑召諸將議分兵兩路南歸於是上率騎士東行命武安侯鄭亨等領步卒西行期會開平丙寅次蒼玉澗諭諸將曰今大軍南還將士旣未嘗見敵必有怠心寇蹤跡詭秘不可輕忽須嚴兵殿後仍戒飭軍中晝夜警備常如寇至丁卯次清流峽戊辰次富平川乙巳次長清戊庚午次懷柔甸壬申發懷柔甸次甯遠鎮七月甲戌朔乙亥次廻流灣丙子次清虜鎮丁丑次峭石川戊寅次羣玉峯己卯次雙清島庚辰次清水源道旁有石崖數十丈命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刻石紀行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過此也辛巳次豐潤屯壬午次長林壑癸未次廣平川甲申次遠安鎮乙酉次通津戍其地平廣多糜子軍士有馳騎犯之者上適見之急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種是者必安業於此不爲寇矣而不

見人者必聞大軍至懼而逃今縱騎犯之非仁其禁止士卒凡有種藝而無居人者皆勿犯違者斬丙戌次盤古鎮丁亥次翠微岡上御幄殿憑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上顧問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其八月中矣上頷之既而諭榮等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榮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皇上之付託上喜顧太監馬雲賜榮幼孜羊酒而退戊子次雙流灤以旋師遣禮部尙書呂震齋書諭皇太子并詔告天下己丑次蒼崖戍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毋忽庚寅次榆木川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傳位皇太子且云喪服禮儀一遵太祖皇帝遺制辛卯上崩內臣馬雲孟驥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喪密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入議喪事遂一遵古禮含歛畢載以龍輿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壬辰靈輿次雙筆峯大學士楊榮少監海壽奉遺命馳訃皇太子癸巳次連雲磧甲午次黑河戌乙未次宣威鎮丙申次廣漠川丁酉次青楊峽戊戌次聞喜岡己亥次白沙河庚子次香泉泊辛丑次通川甸壬寅次武平鎮武安侯鄭亨等所領官軍皆至八月癸卯朔靈輿度開平

次雙塔甲辰次威虜城乙巳次西涼亭丙午次隰甯丁未次雲州戊申次赤城己酉
次鵬鶚皇太孫奉皇太子命至自北京哭迎軍中始發喪六軍號痛聲徹天地庚戌
次懷來辛亥入居庸關文武百官縗服軍民耆老僧道人等皆素服哭迎壬子及郊
皇太子親王以下素服哭迎至宮中奉安仁智殿加斂奉納梓宮
太子少傅工部尙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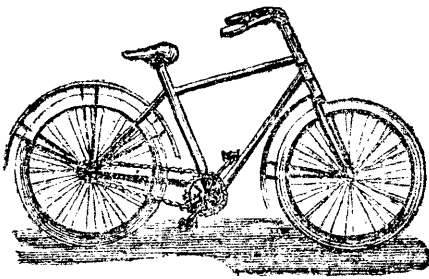
北征記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後北征記一卷

明楊榮撰榮初名子榮字勉仁建安人建文庚辰進士除翰林編修燕王篡位後入直內閣更今名歷官工部尙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卒謚文敏事蹟具明史本傳榮以永樂二十二年四月扈從北征記其往還始末著此書編排月日敘述頗詳榆木川之事卽是役也其事世多異說榮所記則與史符合蓋史官以其帷幄之臣身預顧命故用以爲據然其實錄與否亦無可考矣



古今說海

平夏錄

說選四 偏記一

元政不綱羣雄鼎沸蓋天命

聖人必先以驅除云爾蜀有明氏

一曰諱玉珍

隨州玉沙村人也家世務

農玉珍身長八尺目重瞳子鄉閭有訟皆往質焉至正辛卯歲汝穎兵起玉珍乃團

結里中人屯於青山眾推為屯長

一曰為巡司弓兵牌子頭隨倪蠻子為盜蠻子即文俊也

明年壬辰徐壽

輝亦起於蘄黃癸巳冬十一月壽輝僧大號都漢陽遣使招玉珍玉珍歸漢陽授元

帥益兵俾鎮沔陽與元將哈林禿連戰湖中飛矢中其右目人呼為曼眼子沔陽連

歲饑乙未春

夏

玉珍將斗船五十艘上夔府哨糧時夷陵皆屬漢參政姜珏守

之玉珍至巫峽買糧皆滿丙申冬辰州人楊漢者元義兵元帥也以精兵五千屯平

西寨時行省右丞相完者都鎮重慶招兵丁酉春三月漢以兵屯江北完者都誘漢

來謁席間殺之欲併其軍麾下懼且怒乃虜船下流適遇玉珍於巫峽訴其事且言

重慶一城並有左丞相哈林禿右丞相完者都兩不相下郡無厚兵可攻也玉珍猶

豫未決萬戶戴壽等曰烏困投林人困投人且公在沔陽爲民也遠來覓糧亦爲民也若分船爲二以其半載糧還沔陽以其半因漢兵攻重慶事濟則爲之不濟則歸無損也玉珍從之道路俄見斗船遠邇騷然完者都夜遁果州生獲哈林禿父老迎玉珍入城玉珍禁侵掠城中安堵如故四外降者絡繹不絕乃獻哈林禿於漢陽是歲秋壽輝以玉珍爲隴蜀省右丞戊戌春二月完者都來自果州屯嘉定之大佛寺一名凌雲規復重慶玉珍使義弟明二禦之明二者黃陂人也智勇過人玉珍寵愛之妻

以弟婦稱爲明二

三一曰三奴

後復姓名曰萬勝明二攻嘉定夜遣軍人陳夜眼緣城刦

烏牛山城破惟大佛未下相持越半載玉珍親率兵繼之旬日內潰入之趙資者行省參政也與完者都平章朗革歹同守嘉定明二陷嘉定時完者都朗革歹先遁惟資守大佛明二執資妻於江岸以招資資嘻曰痴婦不死何爲汝不見平章婦平平章婦者朗革歹妻也城陷時赴水死語畢以強弩射殺妻復欲射其子爲衆所擁不得射已而大佛陷資亦遁三人者會於龍州謀興復爲遊兵執至重慶玉珍欲用之館之治平寺使人諭意三人曰國破家亡祈一速死爾玉珍猶欲生之時傳趙參政

兵將至三人者同斬於市即大十字街蜀人亦謂之三忠玉珍乃以禮葬之初玉珍攻完

者都時道出瀘州暮宿於河下宣使劉澤民曰此間有劉禎者字維周官為大名路

經歷前元進士也能文章政事避青巾李喜亂入居深山盍往見焉玉珍曰可與俱

來澤民曰此可就見不可屈致也明日遂往見之相與講論玉珍喜曰吾得一孔明

也邀至舟與議國事即舟中拜為理問官己亥遣使貢於漢陽時友諒矯命使會兵

建康明年庚子春友諒弑壽輝自立玉珍曰陳友諒倪文俊同在徐朝為臣子今弑

逆予當討之遂令莫仁壽領兵守夔關絕不與通為壽輝立廟城南眾推玉珍為隴

蜀王辛丑夏四月以劉禎為參謀朝夕侍講禎屏人從容說曰西蜀形勝之地東有

瞿塘北有劍門沃野千里自遭青巾之虐民物凋耗明公撫養民幸蘇息人心之歸

則天命可知且陳友諒弑主自立明公必不肯聽命也若不稱大號以繫人心恐軍

士俱四方之人或思其鄉土而去明公孰與守取乎弗聽明日禎又言玉珍乃咨謀

於眾以壬寅年春三月戊辰即位於重慶綱目書三月明玉珍破雲南夏五月自稱隴蜀王國號大夏

改元天統倣周制設六卿即日以戴壽為冢宰萬勝為司馬張文炳為司空尙大亨

莫仁壽爲司寇吳友仁鄒興爲司徒劉禎爲宗伯置翰林院以牟圖南爲承旨史天章爲學士立妻彭氏爲皇后子昇爲皇太子朝夕受學內設國子監敎公卿子弟外設提舉司敎授生徒府置刺史州曰太守縣曰縣令去釋老二敎止奉彌勒夏定賦稅十取其一農家無力役之征秋廷試進士賜董重璧等八人及第餘出身有差置雅樂立郊社之祭冬命司馬萬勝領兵攻刺踏坎普顏達史平章走之天統二年癸卯春命司馬萬勝攻雲南由界首入司寇鄒興由建昌入指揮芝麻李由八番入勝兵不滿萬皆以一當十二月八日抵雲南梁王孛羅一名把都及雲南行省廉訪司官先二日走屯兵金馬山一曰皆走楚威鄒李不至遣使四出告諭招安降者日至卽遣侍中楊源表聞獲其象以獻表曰聖德孔昭誕受維新之命王師所至宜無不服之邦大軍旣發於三巴踰月遂平乎六詔窮抵交賀遠邇同歡恭惟皇帝陛下勇智如湯文明協舜慨念中華之貴反爲左袵之流矧在位之貪殘致生民之困悴恭行天罰遂平定乎多方禮順人情卽進登於五位忝茲南詔鄰比西戎藩公揆便宜行事之文專任儉人恣其饗饗守宰無恒心愛民之意肆爲虐政害彼黔黎下詔揚庭出師

討罪初臨烏撒蠻酋納款以供輸繼次馬隆敵衆望風而奔潰遂由驛路踏入滇池
士民冒雨以爭降官吏叩頭而請罪一毫不染萬室皆安勝愧以庸才欽承威命凡
此大勛之集斷非小器之能皆聖人大庇之洪休抑諸將効勞於忠力深入不毛臣
愧偶同於諸葛誕敷文命帝德齊美於有虞此鄒興所撰也夏四月梁王下王傅官
大都領兵回哨援之勝敗於關灘時招安元帥姬安禮被執至行邸問兵多寡曰八
千於是大都命集於大理是役也勝以孤軍不可深入士多戰傷乃留建水元帥府
叢千戶守之遂引還重慶天統三年甲辰司馬萬勝兵攻興元圍城三日不克而還
命司寇鄒興攻巴州克之留兵鎮守是年更立中書省樞密院戴壽爲左丞相萬勝
爲右丞相尙大亨張文炳爲都察院鄒興爲平章俾鎮成都吳友仁鎮保甯莫仁壽
鎮夔門俱爲平章竇英姜珏爲參政鎮播州夷陵荆玉商希孟俱爲宣慰鎮永甯黔
南天統四年乙巳萬勝取興元時有劉謨者江西人爲仁壽教官文章清古能作成
後進玉珍入蜀棄官隱居瀘州子弟多從之游玉珍屢徵不就卒弟子葬之小市廂
是年冬我

太祖高皇帝遣使通聘曰胡人本處沙塞今反居中原是冠履顛倒是下應時而起居地上流區區有長江之險相爲唇齒協心同力併復中原惟足下圖之玉珍遣參政江儼答聘天統五年丙午春玉珍卒年三十六昇襲位纔十歲改元開熙尊母彭氏爲皇太后萬勝與張文炳有隙文炳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彭氏旨召勝殺之使劉禎代爲丞相勝有開國功死非其罪人多不服吳友仁移檄興兵昇命戴壽討之友仁遺書曰不誅昭國必不安昭若朝誅吾當夕至壽乃奏誅昭友仁入朝謝罪是年昇遣使來貢太祖命侍御史蔡哲報聘因挾一畫史同往潛圖其山川險易已酉大明洪武二年也朝廷遣使入蜀求大木昇亦遣使來貢使還上賜璽書答之曰朕歷觀古之有蜀者如公孫述劉備李特王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據此必圖所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皆捷諸將用命故能成功遠勞致禮益見厚意因使者還姑以此復是年冬十月太祖遣湖廣行省平章楊璟招諭昇璟至蜀諭昇禍福使同入覲昇牽於羣議不能決璟還復以書曉之其略曰足下以幼沖之資襲先人之業不咨至計而聽羣下之議以爲瞿塘劍閣之險一夫負

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何則昔之據蜀最盛莫如劉備諸葛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取之南蠻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越漢中以此準彼相去萬萬而欲以陡絕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命可謂智乎我聖上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諭意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之說失遠大之利故復遣環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至矣足下可不深念之乎且向者亂雄如陳友諒張士誠竊據吳楚造舟塞江河積糧過山嶽強將勁兵自謂莫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足下視此以爲何如禍福利害瞭然可觀逆順之圖在足下審之而已昇不能從洪武三年庚戌夏四月大將軍徐達遣裨將金興旺張龍由鳳翔入連雲棧合兵攻興元興元守將劉思忠知院金慶祥迎降達留興旺龍鎮守七月吳友仁寇興元興旺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興旺與戰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遣使間道走寶雞取援兵友仁乃圍城決濠填塹急攻興旺嬰城拒守發礮擗石敵兵多死時徐達在西安得報卽帥師還屯益門鎮

先令傅友德率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皆下遂令軍中人持一炬然於山上友仁見列炬起大驚乘夜遁去是年又遣使假道攻雲南戴壽不奉命又遣蔡參政招諭昇不從四年辛亥春正月丁亥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爲右副將軍暨滎陽侯楊璟都督僉事葉昇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濟甯侯顧時爲左副將軍暨都督僉事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諭和等肅部伍嚴紀律懷降附禁殺掠以王全斌事爲戒戊子命宋國公馮勝往陝西修城池衛國公鄧愈往襄陽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將士閏三月楊璟兵次夔州大溪口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戴壽鄒興飛天張益兵爲固守計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崖壁引纜爲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以拒我師璟等攻之弗克是月傅友德攻蜀階州克之先是友德陛辭上密語之曰蜀聞吾兵至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旣墮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爾等不勇

耳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知青州來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遂引兵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眞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眞遁去遂克階州進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丁世眞等復集衆拒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眞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五月己未友德兵至漢江不得渡乃令軍中造船百餘艘已卯船成將進兵欲以軍事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月日投漢江順流下六月壬午友德拔漢州初夏人聞王師至命戴壽吳友仁等悉衆守瞿塘以扼三峽之險及聞階文破壽乃留鄒興飛天張守瞿城而自與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川何大亨悉兵戰於成都友德選驍騎擊敗之旣而壽等兵至友德令諸將曰彼遠來聞何大亨敗衆已洶洶可一戰克也乃迎擊壽兵大敗之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成都臨江侯陳德追擊又敗之獲其卒三千馬三百友仁走古城友德乃以顧時守漢

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其衆擒殺二千餘人友仁遁還保甯丙戌上聞湯和等駐兵大漢口欲候水平進師恐其逗遛失事賜璽書促之廖永忠聞命率所部先進和猶遲疑未決及得木牌於江乃自鹽山伐木開道由紙坊溪以趨夔州永忠兵至舊夔州鄒興等出兵拒戰永忠分軍爲前後陳前軍旣接後軍爲兩翼旁擊之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殺溺死者甚衆辛卯永忠進兵瞿塘關山峻水急而蜀人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遂遣壯士數百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人持糧帶水筒以濟饑渴衣青莎衣以象草木色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夜分兩道一攻陸寨一攻水寨船頭皆鐵裹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俄而將士舁舟出上流者揚旗鼓譟齊下蜀人方大駭下流舟師亦進發火砲火箭夾擊大破之鄒興中火箭死飛橋鐵索皆斷擒其將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溺死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於重慶丙申傅友德進兵成都夏守金州九龍山寨平章僉思中率官屬軍民二千三百餘人詣友德降是

日永忠舟師抵重慶次銅鑼峽昇等大懼或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今勢成破竹兵民皆已膽落豈能効力驅之拒守死傷徒多終亦不免不如早降昇遂遣使詣永忠軍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癸卯湯和至會永忠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右丞劉仁等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戴壽何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昇等并降表於京師表略曰乾坤正一統知天命之有歸日月仰大明撫華夷之無外萬方丕冒四海同歡欽惟皇帝陛下功軼禹湯德侔堯舜運乾元不息之妙寰宇肅清秉神武不殺之權生民永賴收豪傑於紛爭之日施仁義於墊溺之時景運維新皇謨丕顯故無征而不克無令而不從臣昇僻處偏方懵無學識既靡寶融先機之智又乏錢俶達事之宜見出井蛙計同穴兔揣罪實由於此啓釁用非其人用揆愚蒙冒干天討顧閉關之何益遂開門以來降迎拜道旁竊効子嬰之繫頸仰瞻天上敢希孟昶之傾心謹將軍馬錢糧及土地人民以獻七月庚申友德兵圍成都戴壽何大亨等出城拒戰以象載甲士列於陣前友德命前鋒以弩矢火器衝之象中矢

還走反蹂壽兵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壽等得家書聞昇已降而室家並完皆無鬪志乃籍倉庫遣子納款友德許之翌日壽等率其屬詣軍門降友德按兵自東門入得士馬三萬壬戌友德分兵徇州縣之未附者重慶知州尹善清拒戰友德擊斬之判官王柱華率軍民降夏亡初保甯城中有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服混處民間旣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女子也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還遇其叔父贖歸成都以適尹氏人皆異之稱爲韓貞女乙丑明昇等至京師上命禮官定受降禮禮部按孟昶入宋故事擬令昇等於午門外進表待罪聽宣制釋罪賜冠服引入丹墀聽宣諭上曰明昇與孟昶不同昶專制國政所爲奢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叩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是日昇及其官屬朝見百官稱賀制授昇爲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於京師八月庚子湯和遣周德興會傅友德攻克保甯執吳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

平夏錄終

東海黃標校編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江南別錄一卷

宋陳彭年撰彭年字永年撫州南城人太平興國中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參知政事謚曰文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所紀爲南唐義祖烈祖元宗後主四代事實時湯悅徐鉉等奉詔撰江南錄彭年是編蓋私相纂述以補所未備故以別錄爲名宋史藝文志晁公武讀書志俱作四卷當以一代爲一卷此本一卷疑後人所合併也其書頗好語怪如徐知誨妻呂氏爲祟陳仁杲神助戰趙希操聞鬼語諸條皆體近稗官又元宗初名景通卽位後改名璟旣稱臣於周避周諱又改名景而此書乃謂初名景與史不合又烈祖遷吳讓皇於潤州一年而殂又一年始遷其族於泰州而此書併敘於烈祖受禪之初端緒亦未分明然其他可取者多蓋彭年年十三卽著皇綱論萬餘言爲

江左名輩所賞李後主嘗召入宮中令與其子仲宣遊處故於李氏有國時事見聞最詳又册府元龜亦彭年所預輯其僭偽部中李昇一條稱昇自云永王璘之裔未免附會此書但言唐之宗室亦深得傳疑之義以資治通鑑相參校其爲司馬光所採用者甚夥固異乎傳聞影響之說也

古今說海

江南別錄

說選五 偏記二

義祖徐氏諱濫烈祖之養父也剛毅寡言罕與人交衆中凜然可畏目爲徐噉吳武王時淮南勁兵數萬號黑雲長劍義祖爲其裨將累以功遷右職與張顥同爲衛內列校吳武王疾亟召左右謀後事判官周隱曰王之子未必能控禦諸將劉威長者必不負人可授以軍政使待諸子長也吳武王不答顥與義祖曰王親犯矢石而創基業安可使外人爲王儻楊氏無兒有女亦可況未至此吳武王曰爾能如是吾死且瞑目矣武王卒子渥嗣立是爲景王景王所爲不道居父喪中掘地爲室以作音樂夜然燭擊毬燭大者十圍一燭之費數萬或單馬出遊從者不知所詣奔走道路義祖與顥承閒泣諫景王怒曰爾謂我不中何不殺我自爲顥對曰某曾受先王恩安敢興此心又景王親吏皆恃勢凌顥等鎬不平遂有爲亂之意景王晨興視事顥擁百餘人持長刀直進景王驚曰爾等果殺我邪顥曰非敢殺王殺王之左右不忠良者殺數十人而止諸將非其黨者相次被誅月餘殺景王聲言暴卒立其母弟隆

演是爲宣王

初顯與義祖約弑渥而以其地臣於梁至是顯欲背約自立嚴可求沮之乃止

顯既得志又欲害義祖

義祖用嚴可求鍾秦章謀誅顯自爲淮南行軍司馬專軍政時藩郡守將皆武王勳舊謂爲所制心不能服宣州李遇謂人曰吾始不記有此人今日何忽乃爾遇不自安遂反及敗良賤百口皆死自是諸將屏氣矣李德誠爲潤州秉燭夜出揚州遙見謂有變立命親兵千餘人渡江比明德誠盪漵兵已入城除德誠爲江州德誠惶怖卽路帷幙皆不及取至江州懼禍未已令子繼勳來謁義祖見之歎曰有子如此非爲惡人也以女妻繼勳移德誠於信州後數歲義祖出鎮建康以親子知訓代知淮南軍政知訓驕暴不奉法與宣王泛舟濁河酒酣宣王先起隨以彈丸擊之李德誠有女樂數十人遣使求之德誠報曰此等皆有所主又且年長不足以接貴人俟求少妙者進之知訓對德誠使者曰吾殺德誠并其妻取之亦易耳初學兵於朱瑾瑾悉心教之後與瑾有隙夜遣壯士殺瑾瑾手刃數人埋於舍後瑾出鎮泗州往辭知訓知訓約至瑾家爲別及至瑾令妻出見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踏斬其首入謁宣王曰爲國去賊爲民去害在今日矣時強兵皆在建鄴宣王恐事不濟以衣障面曰此

事阿舅自爲勿累於我退走入內宣王出於朱氏故舅呼瑾瑾怒曰妾子不足與語
誤我大事遂自殺烈祖自京口入代知訓掌政自是中外甯謐時楊氏猶以東南道
都統吳王承制行事義祖權柄雖重而名數猶卑遂請建國改號自爲都統封齊王
未幾隆演卒弟溥立是爲讓皇三年莊宗克梁遣使來告義祖曰沙陀自稱中興來
者必詔命逆告之曰若敵國之書乃可餘則不奉命時果齎詔來使者盤桓果具驛
書上聞莊宗初平大敵意務懷柔遂用敵國之禮書曰唐皇帝謹命書與吳國主吳
遣司農卿盧蘋北聘李德誠自信州來朝賜宴至夕而罷是夜宣王殂宮中以德誠
進毒幽於殿內德誠親吏走告義祖以朝使不至慮有他變引親吏百餘人夜渡江
斬關而入明日釋德誠立讓皇溥宣王之弟也義祖雖總大兵而身在外朝政皆遙
稟烈祖居中任事徐玠數勸義祖除烈祖以次子知詢代之義祖亦知烈祖終爲己
害而烈祖勤於侍養又自幼畜之故不忍陳夫人於烈祖鍾愛尤切常曰我家貧賤
時養此兒今日富貴負之非人理也知訓又死知詢尙少因以大政委焉及聞玠之
謀深以爲不宜烈祖亦不自安求爲江西義祖令知詢入覲明日詔下以知詢爲相

其夕宋齊丘與術士劉通微同宿聞鼓聲通微曰事必中變且有喪書至而義祖殂義祖晚有氣疾歲中數發發則困躓將殂之夕氣暴作醫者進藥無効而絕知詢自淮南奔喪翌日起爲副都統威權同義祖而知詢暗懦待諸弟不厚徐玠知其終敗輸誠於烈祖知詢內爲諸弟所搆外爲徐玠所賣而不知也意以已控強兵居重地烈祖雖管大政而無兵士制之甚易義祖喪將終遣使請烈祖至金陵烈祖上十餘表而讓皇不允頃之知詢入朝烈祖疏其罪以讓皇之命黜爲左統軍盡奪其兵知詢面數烈祖曰先王之喪兄爲人子而不親臨喪反罪我邪烈祖曰聞爾懸劍待我我亦不憚獨迫於君命不得往耳爾爲人臣而畜乘輿物非反而何知誨者知詢之弟娶吳功臣呂師造之女非正嫡所出知誨常切齒因醉刺殺後頗見呂氏爲崇請僧誦經亦見之僧爲陳因果呂曰吾不解此志在報冤知詢之敗知誨有力焉烈祖德之以爲江西至歲鎮餘不見呂氏心中甚喜有家人自淮南歸於江心遇綵舟有婦人乃呂氏也招家人曰爲我謝相公善自愛我今他適矣又以綉履授之曰恐相公不信謂爾詐此殯時物用以爲信家人至江西以履進知誨熟視之未舉呂氏

已在側曰爾謂我的不來也少時知誨卒知詢代之遇其喪於中途撫棺而哭曰弟用心如此吾亦不怨但何以見先王於地下聞者傷之烈祖受吳禪追上義祖尊號徐氏諸子封拜與李氏同而知誨之後特盛子景遠景遊皆出入宮禁預樞密專掌浮圖修造之任當時言蠹政者以二人爲首

烈祖諱昇唐之宗室也舊名知誥少孤爲義祖所養有相者謂義祖曰君相至貴且有貴子然非君家所生又夢爲人引臨大水中黃龍數十令義祖捉之義祖獲一龍而寤明日乃得烈祖烈祖奉義祖以孝聞嘗從義祖征伐有不如意杖而逐之及歸拜迎門外義祖驚曰爾在此邪烈祖泣曰爲人子者舍父母何適父怒而歸母子之常也義祖由是益憐惜長善書計性嚴明不可以非理犯累爲樓船指揮使宋齊丘者父爲江西鍾傅副使父卒羈旅淮南欲上書干謁而無紙墨行歎道中有娼婦遇之問曰少年子何不樂如此齊丘以情告召歸置食贈錢數千因曰郎時至此不遣郎有所闕也齊丘感之及貴納爲正室騎將姚洞天薦於烈祖烈祖奇其才與爲布衣交動靜皆與之謀後烈祖除昇州刺史辟齊丘爲判官義祖出鎮建鄴改烈祖爲

潤州烈祖意求宣州聞命不樂宋齊丘曰今三郎政亂敗在朝夕京口去淮南隔一水若有變必先知之是天贊也三郎知訓也未幾果有朱瑾之事烈祖輕舟渡江鎮定內外以待義祖之至義祖以己子既弗克負荷用烈祖猶愈於他人因留輔政先是知訓待烈祖甚悖每呼爲乞子與諸弟夜飲遣召烈祖烈祖不至知訓怒曰不喫酒喫劍乎餘皆類此及敗知訓宅中有土室封閉甚固烈祖請義祖開視其中絹圖義祖之形而身荷五木烈祖及諸弟執縛如就刑之狀已被袞冕南面視朝義祖唾曰狗死遲矣烈祖因疏其罪惡事怒遂少解死者猶數家烈祖得政以愛民節用爲本甚得當時之譽吳宣王卽尊位烈祖當相而勳舊有未登三事者烈祖不欲自尊大乃以左僕射參政事時諸國交兵江淮爲強盛烈祖增修法度人獲又安識者歸心焉義祖殂知詢以罪廢大政由已矣數歲出鎮建鄴封齊王制度如義祖以長子景通居中輔政宋齊丘王謨皆爲相孫誠自中原來奔與語大奇之引居門下徐知詢卒李建勳來歸幟府遂與大將周宗等進禪代之議受禪之日白雀見於庭江西楊化爲李信州李生連理詔還李姓國號唐立高祖已下七廟尊吳主爲讓皇信州

李德誠廬州周本皆楊氏舊老上言吳王已遜位宜依晉魏故事降封王公出居別邸烈祖曰曹馬之事非朕志也固請不已乃徙讓皇於丹徒遷諸楊於泰州初吳武王諱行密謂杏爲甜梅及是復呼爲杏故老有泣下者烈祖曰於勤政殿視政有言事者雖徒隸必引見善揣物情人不能隱千里之外如在目前詔立齊王景爲皇太子王表願寢此禮三表許之以大元帥總百揆信王景遷先娶德誠之女中興後有司以同宗姓請離之制曰南平王國之元老婚不可離信王妃以南平爲氏南平德誠所封也景遷母种氏晚歲尤承恩寵宋后罕得接見烈祖幸齊王宮遇其親理樂器大怒切責數日种氏承間言景遷之才可代爲嗣烈祖作色曰國家大計女子何預立嫁之烈祖殂宋后欲甘心數四賴元宗保全之烈祖服大丹藥發而殂大漸嚙元宗指見血曰北方有事不可忽也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以宋后監國翰林學士李夷鄴曰此非先旨必姦人所爲大行常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爲亡國之計若遂宣行吾對百寮裂之必矣遂寢元宗卽位謂夷鄴曰疾風勁草卿之謂也元宗諱璟烈祖長子也初名景幼爲義祖

所器常曰諸孫中此子特貴虔州刺史鍾章恃功放恣烈祖欲繩其罪義祖曰昔無章吾已死於鎬手汝曹安所託乎今日富貴章之力也昔之豈人理乃令以章女配元宗義祖初見歎曰非此兒不敵此女卽光穆皇后也元宗起家尙書郎吳讓皇稱之曰朕諸子皆不及也烈祖出鎮建鄴以元宗居中輔政甚得時譽烈祖卽位爲大元帥總百揆烈祖殂遜於諸弟詞旨堅固中書令徐玠以袞冕衣之曰大行陛下以神器之重畀陛下陛下固守小節非所以尊先旨承孝道也乃嗣位改元保大太常博士韓熙載上疏曰踰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何以訓人時制書已行遂不改詔立皇弟景遂爲皇太弟馮延巳自元帥掌書記爲翰林學士承旨延魯自水部員外郎爲中書舍人延魯急於趨進欲以功名圖重位乃興建州之役延巳曰士以文行飾身忠信事上何用行險以要祿延魯曰兄自能如此弟不能惛惛待循資宰相也始王氏政亂閩人聞我師之至皆伐木開道壺漿奉迎旣下建州軍無節制大掠數日民不堪其苦思効順者解體矣陳覺爲招討使矯制進圍福州表言朝夕可尅元宗以爲實令王崇文爲統帥馮延魯亦往諸將爭功自相違貳崇文不能制會錢

唐以兵數千來救我師不戰而潰詔鎖覺及延魯赴建鄴既至尋赦其罪始馬殷據湖南并桂管之地馬希範卒弟希廣立庶兄希萼自永州赴喪判官李恒梟知欲爲變未至以爲朗州節度歲餘舉兵殺希廣代其位少弟希崇又廢希萼自立幽希萼送衡州將殺之大姓廖偃與叔匡凝以部曲數百人劫希萼於道奉爲衡山王以伐希崇數日有衆萬人希崇遣使求救於我元宗命袁州刺史邊鎬督兵赴援其實襲之也時長沙童謠曰鞭打馬馬須走兵至希崇希萼皆降餘郡相次歸附乘亂取廣南桂管之地朗州劉言亦自爲刺史命將軍李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將軍張巒屯零陵以圖桂州鎬以偏兵不百日而下一國四方聞之以爲神鎬性輕信自朗州至者皆陳言之忠順鎬不爲備歲餘朗州土豪王逵襲殺建期進逼長沙奉言爲主言不能制鎬棄城遁歸諸郡皆沒唯巒全軍而廻周師南伐進逼壽州劉彥貞督兵北征戰敗於正陽死於陣淮上方用兵錢唐乘虛圍我常州命將軍柴克宏往救常州有隋將陳仁杲祠克宏將戰夜夢仁杲曰吾遣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錢唐之陣我師繼之乃大破之斬首萬餘遂解常州之圍以克宏爲江州節度使册仁杲

帝號謚武烈右僕射孫晟使周給事中王崇質爲介晟至汴京謂崇質曰吾觀事勢不生還矣君家百口當別爲謀乃白世宗遣崇質歸計事會鍾謨李德明亦至世宗又遣德明至建鄴盛陳世宗威德請割地求和宋齊丘深惡德明使崇質異其言乃以賣國誅德明世宗召晟責之因曰諸將圍壽州久未尅汝能降之朕赦汝罪晟至城下見劉仁瞻遙呼曰君受國家旌旄臣節不可墮也且援兵至世宗大怒追至汴京斬之晟臨刑神色不變南望再拜曰死不負陛下矣既而泗州降北諸軍繼敗乃遣陳覺奉表割江北之地求成世宗許之遂去尊號稱國主用周正朔大弟景遂固請歸藩立長子冀爲太子時丹徒得古銘曰天子冀州人衆以冀應之未幾冀卒識者謂冀州趙地也陳覺乘間言社稷禍在朝暮請陛下宴居宮中國政盡付宋齊丘以紓喪亂元宗以戎事未甯隱忍不發鍾謨自汴京歸理德明之怨乃言人臣窺國理不可容遂誅覺幽齊丘於青陽尋亦卒謚醜謬謨使回爲禮部侍郎任用權傾中外與信州刺史張巒有舊巒入爲天德軍使每詣謨第常屏人獨語中夜乃止給事中唐鎬密言恐有他變宜先圖之會太子冀葬謨固請敕巒以所部兵馬爲京城巡

徽元宗乃下詔數謨侵官之罪貶於饒州縊死蠻亦黜爲宣州副使元宗殂於南都南都豫章也太子卽位於建鄴梓宮至日南都羣臣表請殯於別宮後主下詔不許哭甚哀切乃殯於萬壽殿元宗神彩精粹辭旨清暢湖南使至歸與親友言曰爾識東朝官家南嶽真君不如也

後主諱煜字重光元宗第五子也幼而好古爲文有漢魏風母兄冀爲太子性嚴忌後主獨以典籍自娛未嘗干預時政冀卒立爲太子元宗幸南都後主監國於建鄴臨事明允甚得時譽元宗崩哀毀過禮卽位立妃周氏爲后旬容尉張佖上書言爲理之要詞甚激切後主手詔慰諭徵爲監察御史周后疾後主朝夕臨視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逾月及殂哀毀骨立杖然後起立后妹爲后王者婚禮歷代少有詔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潘佑與禮官參議互有矛盾議久不決後令文安郡公徐遊評其是非時佑方寵用遊希旨奏佑爲長月餘遊病疽鉉戲謂人曰周孔亦能爲崇乎佑旣居親密欲盡去舊人獨當國政後主亦惡之俄以本官專知國史佑彌不樂乃非詆公卿與戶部侍郎李平親狎上表言左右皆姦邪不誅爲亂在卽後主手

書敦諭七表不止因請休官遠去李平初與朱元自北來元已叛去平深厚難測後主慮其同搆大姦乃暴其罪而誅之後謂左右曰吾誅佑平思之踰月不決蓋不獲已也烈祖初立庶事草創未有貢舉至元宗始議興置時韓熙載徐鉉兄弟爲當代文宗繼以潘佑張洎以才名顯後主尤好儒學故江左三十年文物有貞元元和之風元宗稱臣於周惟去尊號用周正朔其諸制度猶未全改後主卽位始衣紫袍王師屯漢陽鄂州楊守中以聞人心大恟乃下制貶損臺省名號並皆改易王皆降封公遣長弟從善入貢因留質後主天性友愛自從善不還歲時宴會皆罷惟作登高賦以見意曰原有鵠兮相從飛嗟我季兮不來歸天朝使中書舍人盧多遜來聘南伐之謀兆於此矣後主微知之遣使願受封策太祖不許甲戌歲夏梁迴來聘從容謂後主曰今冬有柴燎之禮國主當來助祭後主唯唯不答秋初中書舍人李穆齎詔來曰朕以仲冬有事於圜丘思與卿同閱犧牲後主辭以疾時大兵已在荆湖惟候穆之反命後主既不赴召遂決進取九月舟師自大江直趨池州中外奮氣樊若水父保大末爲漢陽縣令父卒家池州累舉進士不第至汴京上書太祖謂之有才

術累遷資善大夫平南之策多所參預時雖得池州及姑熟餘郡皆未奉命糧道艱阻若水請於采石繫橋以利輸輓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及天兵至水皆退小識者知天命焉錢唐悉兵來圍常州主將禹萬誠固守大將金成禮刦萬誠以降而天兵已屯於建鄴城南十餘里錢唐又進圍潤州兵初興議者以京口要害當得良將侍衛廂虞候劉澄舊事藩邸後主尤親任之乃擢爲潤州留後臨行謂曰卿本未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非卿不可勉副孤心澄泣涕奉別歸家盡輦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前後所賜今國家有難當散此以圖勳業後主聞之益喜及錢唐兵初至營構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澄已懷向背堅曰兵出勝則可不勝則立爲虜矣救至然後圖戰後主又命盧絳爲援絳至錢唐兵少退絳方入城圍又合矣固守累月自相猜忌初絳怒一裨將將議殺之未決澄私謂曰盧公怒爾爾不生矣裨將泣涕請命澄因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且富貴因諭以降事令先出導意裨將曰奈緣某家在都城何澄曰事急矣當且爲身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是夜裨將赴城而出明日澄徧召將卒告曰澄守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爲生計諸君

以爲何如將卒皆發聲大哭澄懼有變亦泣曰澄受恩固深於諸君且有父母在都城甯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耳於是率將吏開門請降建鄴初圍後主遣使徵上江兵入援以建昌軍制置使朱贇爲統將時勝兵數萬屯於湖口不進後主累促之至皖口方交戰船爲天兵所圍贇自救之被執餘兵皆潰建鄴受圍經歲城中斗米十千死者相籍惟恃此救自潤州降後不聞外信出降者相繼或云贇已敗死後主猶謂不實城陷後主欲自殺左右泣涕固諫得止元宗後主皆妙於筆札好求古迹宮中圖籍萬卷鍾王墨跡尤多城將陷謂所幸寶儀黃氏曰此皆吾寶惜城若不守爾可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黃氏皆焚時乙亥歲十一月也後主至汴京二歲殂南人聞之巷哭設齋後主初卽位中使趙希操自建鄴奉使江西夜宿姑熟中宵忽聞二人相語曰君自金陵來新王何以爲理一曰吾聞新王以仁孝爲理又曰如是則明王也久之又聞一人曰然則水木之歲當至汴梁希操心喜以後主終得中原果以乙亥歲國除入天朝後主妙於音律樂曲有念家山親演其聲爲念家山破識者知其不祥至甲戌歲有衛兵秦福自毀其鞋跣足升正殿御座論者以鞋者履也履

與李同言李氏將敗此殿爲秦人所得也秦趙古同姓焉後主酷好著述雜說百篇行於代時人以爲可繼典論江南大臣至中朝名最顯著者徐鉉字鼎臣與弟鍇同有大名於江左方之士衡士龍焉鍇字楚金先城陷而卒著書甚多謚爲文後主文集鍇爲之序新說又鉉爲序鉉著質論十餘篇後主宸筆冠篇儒者榮之

宋陳彭年撰

江南別錄終



古今說海

三楚新錄卷一

說選六 偏記三

馬氏諱殷上蔡人也自云伏波之後唐末懼亂所在豪俠競起時殷方處卒伍隨渠帥何氏南侵長沙據之殷戰頻有功何乃擢爲裨將命爲邵州刺史殷寬厚大度得士死力何氏卒諸將在外者皆擁兵歸以爭其位唯殷素服發喪識者謂之知禮未幾衆軍各殺其帥使人迎殷爲主初衆軍之迎殷也值夜殷甚疑懼欲拒不行將曉忽覩一人黑色而貌甚偉執大棒鞠躬趨報曰軍國內外平安俄而不見由是殷以爲嘉兆心始安乃謂所親曰此行未必不爲福及至衆果奉之殷立使人間道上表禧宗在蜀甚悅據其表遣使朱書御札許自開國立臺置卿相分天子之半杖焉楊行密據有淮南聞其建國遣舟師數萬伐之比至城下殷登樓指麾一鼓破之伏屍流血湘水爲赤自是四方懾伏無敢侵之嶺外廖光圖自韶陽叛舉族來奔部曲隨至者數千人殷以其豪而衆多將拒不納或諫曰廖者料也馬得料必肥是家國強霸之兆何爲拒之遂待以禮因命光圖爲永州刺史光圖具陳南越可取狀言甚激

切殷亦將開拓疆土聞其陳甚善因使部將李勳將數萬衆擊南越未數月拔桂管十八城劉龔懼而乞盟勳卽李老虎勇壯絕倫每一食肉十數斤割大臠而啖之人號曰李老虎先是桂管兒童每聚戲呼曰大蟲來號呼而走及勳拔桂管論者以爲應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入覲武穆以年老不行命長子希範入朝希範多辯善應對及至莊宗謂曰朕聞卿部內有洞庭湖其波無際有之乎對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足以飲馬耳莊宗大悅旣而曰比聞馬氏之國必爲高郁所圖今有子如此高郁何能可得耶高郁殷之謀臣也莊宗將去其爪牙故以是言間之而希範不察及歸果使人搆其罪郁竟棄市識者知其不克霸焉初希範入覲途經淮上時桑維翰旅遊楚泗間知其來遽謁之曰僕聞楚之爲國挾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可謂之卑也加以利盡南海而公室大富足下之來非傾府庫之半則不足以供芻粟之費今僕貧者敢以萬金爲請惟足下濟之希範輕薄公子覲維翰形短而腰長語虜而且醜不覺絕倒而笑旣而贈與數百緡維翰大怒拂衣而去及殷薨希範立時維翰已爲宰相奏削去半仗止稱天策上將軍楚王而已其卿相臺閣皆罷之然

希範性剛愎好以誇大爲事雖去半仗而軍國制度皆擬乘輿乃大興土功建天策府中構九龍殿以沉香爲八龍各長百尺抱柱相向作趨捧勢而已坐其間自謂一龍也凌晨將坐先使人焚香於龍腹中煙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近古以來諸侯王奢僭未有如此之盛也處士戴偃賢而有才嫉其過度自稱元黃子作漁父詩百篇諷之希範聞而不悅遂禁錮士庶無與之交偃竟餓死麾下將丁思覲雄傑之士以希範器度不廣乃上書曰今四海分裂中原之地纔十數州而大王克紹先業爲諸侯之長未聞折一馬箠爲天子計愚臣所以爲恥也惟大王思之希範覽而怒削思覲官希範淫而無禮先王妾媵無不烝通又使尼潛搜士庶家女有容色者強取之前後數百猶有不足之色曰吾聞軒轅御五百女以昇天吾其庶幾乎未幾死識者笑之先是高郁數見形將死又晝見時謂冥報焉異母弟希萼爲永州刺史聞其死自以當立具舟楫以歸及至長沙衆且立嫡弟希廣矣遽命希萼爲鼎州刺史初牙將張萬敵建議以希萼居長立之則順而記室李臯爭之曰吾聞立嗣以嫡希萼乃婢妾所生安可立乎萬敵退而歎曰惜哉李公禍自此始未幾希萼果自鼎州舉兵

叛將襲長沙希廣聞之命將許可瓊拒之可瓊倒戈以降希廣計無所出然素好釋氏乃披緇服召僧念佛以禳比城陷不輟其愚昧皆此類也尋爲希萼縊之且命捕李臯有擒至者希萼責之曰吾雖生於庶孽然託體先君汝何見毀而不吾立邪臯無以對命壯士鬱而殺之既而希萼淫於酒色多爲不道小門使謝延澤有美貌希萼幸之引入內閣與妻妾間坐而飲爲衆所惡其弟希崇乘釁作亂擒希萼囚於衡陽旣而悔焉遽命舟楫追之約於長沙南五十里昭澤沉之路經衡山縣豪族廖光圖子仁勇聞其來與叔凝議曰希萼長而被廢今又見追此必不免吾屬受先王恩不能爲之除禍亂安社稷豈所謂居水上乎乃率數百人刳而立之號衡山王以衡山縣爲府且使人募兵數日衆及一萬郡縣多起兵應之希崇懼求救於吳吳命邊鎬將兵來救其實伐也初童謠云鞭打馬馬急走鎬至希崇知其謀又將拒焉或以童謠爲諫希崇不得已遂降及希萼見鎬且請之吳於是鎬以禮遣希萼及希崇舉族而行先是吳欲加兵於楚以鎬多藝使詐爲僧以遊長沙弄鉞行乞未幾亡去故吳以爲將而鎬非將才每出師皆載佛而行祝以請福由是三軍解體及王逵兵至

竟宵遁焉初馬氏之強聞海內諸院公子長幼八百餘人皆以侈靡爲務識者多非之公子之徒聞而且怒時有國師張氏給之曰彼所見非者恐祚之不永也以君昆仲之衆使更而王亦有八百年之家國何憂何懼乎時郊外有鄧翁者聞而歎曰文武之道未嘗介意而更納虛誕之說以自安吾見其死於溝壑有日矣及邊鎬師至果驗星散寒餒而卒者過半焉

三楚新錄卷一



古今說海

三楚新錄卷二

說選七偏記四

周氏諱行逢武陵人也世業農嘗犯法顯德中馬氏荒亂吳命邊鎬將兵伐之盡有湘中之地時鎬雖尅勝然不能安撫民多怨叛武陵酋豪王逵劉咬牙等十數人乘時舉兵襲之數日而有八千之衆行逢與焉部衆兼行遇夜奄至城下鼓譟斬門而入時鎬軍驟勝士卒解甲不復防禦又昏黑之際忽聞兵入倉卒驚駭計無所出皆束手就戮遲明死者十有八九鎬以單騎遁走於是逵據其境土表於朝廷天子嘉之就除湖南節度兼中書令逵素雄豪得志之後不拘小禮車服制度擬於王者先是吳有術士言南楚之分氣色甚盛將有王氏起焉僞主聞而憂之且問曰今之節將處南楚者誰爲王姓或對曰有永州刺史王濫耳僞主疑之遣使拜濫征南將軍賜以印綬巾帶密於巾中置毒使至溫拜命著巾俄頃腦裂而死未幾逵舉兵襲長沙據之卽其應也時行逢已爲麾下將衆頗伏其才略逵因命爲副貳行逢雖受命然終以逵非君長才密謀圖之未幾逵領兵侵南越留行逢知留後事行逢因謂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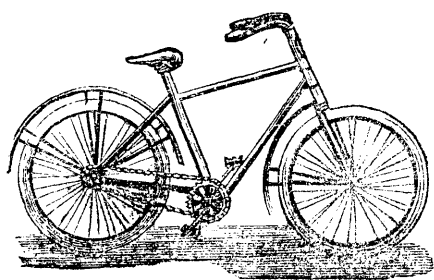
親曰王公必不返然以後事付吾者所謂以雲雨資蛟龍也及達至桂楊果爲越兵所破僅以身免竟死於路行逢果代其位時軍吏多武陵人咸有戀土之心或說行逢曰富貴不還鄉如衣錦夜行公起於徒而爲列侯可謂富且貴矣然無西還意使鄉人父老何以瞻望風采邪行逢感悟卽日命駕歸武陵以武陵爲西府使人迎其妻潘潘貌素陋然性剛烈行逢已爲侯王待之蔑如也先是所侍皆勸之使詣行逢對曰人心自非聖賢必多變動以吾老醜雖往公豈以曩時心相向哉我有死而已聞者未以爲然及使至果不從命惟躬率婢僕以耕織自給賦稅亦及時輸納未嘗逋懸行逢止之而不從曰賦稅官物也豈以己爲主而自免之哉行逢聞而有慚色時兵革之後郡邑官吏以聚斂爲務行逢患之潛使人察其姓名一旦除去管內稍清至於建官設職亦皆慎選有女壻乞補吏行逢曰吏所以理民也觀汝不堪其事吾當爲汝置鋤犁數具汝能用之鉏種以養老幼亦是美事何祿之求竟不補焉時一方翕然號爲英主然多猜忌好發人陰事故麾下恐其不免多有謀叛而行逢亦能預爲之備往往未發而誅於是公府凜然入者若履冰雪先是前進士何景山

爲王逵記室每輕行逢行逢得志命景山爲益陽令未幾因事縛而投之江曰汝嘗佐王逵今王逵死且爲我告龍王其殘忍皆此類也故天策學士徐仲雅有清才然性好滑稽國破之後傷於凍餒行逢素聞其名且以窮困謂必能改節因召爲節度判官初王逵之起兵也欲其得衆苟能應募皆置司空太保以誘之自是武陵村落塵市豪橫之輩稱司空太保者無算及仲雅至行逢問曰自吾遷鎮西土控雄盛之地四境懼之乎仲雅對曰公管內滿天太保滿地司空何不懼之行逢不悅未幾大宴僚吏仲雅在座行逢夷音每呼字多誤仲雅戲曰不於五月五日剪却舌頭使語音乖錯如此行逢大怒然仲雅嘗厯事馬氏諸王民信之矣故不敢加誅後仲雅竟以忤旨去職因退居山寺暇日詠櫻樹曰葉似新蒲綠身如亂錦纒任君千度剝意氣自衝天蓋怨行逢而發也有鄧洵美連郡人也登進士第將歸連上行逢署館驛巡官洵美背偃時謂之鄧馱爲性迂僻類其形衆不悅之雖處幕府僚而貧貧不暇及同年王溥爲相聞洵美不得志乃爲詩曰綵衣我已登黃閣白社君猶困故廬自是行逢稍優給之未幾給事中李昉至昉亦洵美同年也相見話舊不覺號慟久而

忤行逢貶爲易俗場官須臾使人詐爲山賊突入公署殺之聞者無不痛惜後李昉再奉命祠南嶽知洵美墳在近爲詩弔之曰今日向君墳畔過不勝懷抱暗酸辛李觀象爲節度使以行逢嚴酷恐及禍乃寢紙帳臥紙被行逢信用之凡軍府事無輕重皆取決焉而觀象性多嫉忌好蔽人之好零陵儒士蔣密能吟咏頗得風騷之旨嘗題桑云綺羅因片葉桃李謾同時爲作者所許觀象聞之佯驚曰此僕詩何蔣密之能爲士林鄙之及行逢疾病命子保權尊師之且謂保權曰麾下將校兇狠難制者除之已盡惟衡州張文表耳吾死之後此人必叛萬一不可敵當舉族北歸無使骨肉落虎狼之口言訖而逝數月文表果叛舉舟師順流而下以襲長沙時行軍司馬廖簡知留後事方與軍吏聚會有報文表至簡素輕殊不介意謂軍吏曰黃口小兒到而擒之何憂乎伐鼓飲酒如初是晚文表入城麾軍直至會所簡已醉不能發弓矢惟按膝作氣而已文表親以戈戮之座間遇害者數十人時保權年方十三英爽有膽氣聞叛嘆曰先君可謂知人矣僕雖無能安可使軍國落此賊手乎遽命部將楊師璠率萬餘衆討之及師璠將行親出餞送泣對三軍曰先君薨背墳土未乾

而兇賊悖逆實保權不孝所致安敢勞於諸君幸以先君之故無忘戮力苟滅此賊於地下足矣各希勉之吐氣發言義形於色三軍無不感激然保權猶慮其敗且馳表乞師未逾旬師璠大破文表於亭津梟其首餘黨皆戮初文表將叛猶豫未定有從者夜夢文表頷上出一龍文表大喜曰此天命也於是舉兵及敗論者以龍神物也而出於頷是禍將作神去焉保權以文表已滅命使止師而王師已破江陵逼境矣保權懼召李觀象議之觀象曰夫請師以討文表也今文表已破而師不還豈非朝廷將有事南地乎我國所恃者江陵之在北境耳今江陵已束手不能自救欲與相拒所謂魚入沸鼎而更鼓腮掉尾其可免乎惟公善自圖之無失子孫萬世利也保權不得已乃出郊迎且請入覲天子聞而悅命以禮遣既至宗族封拜有差初行逢以淫祀爲患管內祠廟非前代有功及民者皆毀拆一時有識之士忻然以爲明斷及來年酷信釋氏每歲設大會齋者四破耗國用仍度僧建寺所在不輟因暇復召羣僧於府中講唱而已自執爐焚香以聽凡披緇之士雖三尺童子皆搶地伏拜之雖梁武篤好未之加也故君子知其不克永世矣

三楚新錄卷二



古今說海

三楚新錄卷二

說選八 偏記五

高氏諱季興字貽孫峽州峽石人也東魏司徒昂之後幼好武而有膽氣乾符末所在寇賊競起時梁祖爲帥專征潛有跋扈之志思得義勇者與之同力季興潛察之乃謁梁祖於郊祖見之悅拔爲制勝軍使累從征討以功授宋州圍練使未幾移授荆南兵馬留後及禪代正拜江陵尹兼管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季興以江陵古之重地又當天下多事有割據之志乃大興力役重築城壘執畚者十數萬人皆將校賓友負土助焉郭外五十里墳冢皆令發掘取磚以甃之及土工畢陰慘之夜皆聞鬼哭鬼火數起累月方定論者以爲幽魂不安故也時諸侯爭霸急於用人進士梁震登第後薄遊江陵季興請爲掌書記震性抗直臨事敢言時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王入覲季興奉詔將行震諫曰朝廷自反正後有吞併諸侯心我繕甲自守猶恐不保况敢拋棄軍國千里入覲哉今之諸侯爲梁朝舊人者惟公耳安知朝廷不以讐敵相待耶幸望圖之無使懷王之患復見於今日也季興曰吾計決矣多言奚爲及

至莊宗果欲留之及歸值夜將吏出迎郊外季興握震手曰不聽君言幾葬虎口初季興方對莊宗謂之曰今天下負固不服者惟吳蜀耳朕欲先有事於蜀而蜀地險阻尤難江南纔隔荆南一水朕欲先之卿以爲何如季興對曰臣聞蜀國地富民饒獲之可建大利江南國貧地狹民少得之恐無益臣願陛下釋吳先蜀時莊宗意亦欲伐蜀及聞季興之言大悅未踰年聞莊宗伐蜀季興私自喜曰此吾以計給之彼乃信而用耳未幾遣使册季興爲南平王季興謂震曰此恐吾與蜀連衡故也及蜀破書至季興方食落筯而歎曰此吾失計也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梁震曰大王勿憂今蜀雖破未必爲福未幾莊宗宴駕果再亂一如震言初季興嘗從梁祖出征引軍且發至逆旅未曉有一媪秉燭開門而迎其禮甚謹季興頗疑而問之媪對曰妾適夢神人推門呼曰宜速起有王者來及起開門而君子至豈非所謂王者邪所以不敢褻慢耳季興大悅洎季興卒從誨立震獨不悅謂所親曰先王平生與吾相見弟兄之不若也今日安能屈節北面復事其子邪遂求解職退處郊外灌園鬻蔬爲業稱處上每以事召至府則倒跨黃牛直造廳事前呼從誨不以官闕止稱郎君

而已從誨以其先王舊人不忍殺之有李載仁者唐之後也避亂於江陵季興署觀察推官載仁自負文學常爲季興見知每從容接待不爲少禮然爲性迂緩一日將赴從誨召方上馬無何部曲相毆載仁怒命急於廚中取飯并猪肉令相毆者對殮之仍戒曰如敢再犯必當於猪肉中加之以酥聞者無不笑之及從誨嗣立有孫光憲者本成都人也旅遊江陵方圖進取從誨辟爲掌書記自是賤奏書檄皆出其右載仁充位而已由是載仁遂與光憲有隙光憲猶能避之故論者多光憲光憲每患兵戈之際書籍不備遇發使諸道未嘗不厚與金帛購求焉於是三年間收書及數萬卷然自負文學常怏怏不得志又常慕史氏之作自恨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力每謂交親曰安知獲麟之筆反爲倚馬之用因吟劉禹錫詩曰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爲飽暖家有梁延嗣者景陵人唐天成中將兵守復州監利季興之入覲也莊宗欲殺之旣而逃歸益懷怨憤遂以兵攻取復之監利玉沙二縣延嗣兵敗爲季興所獲至從誨旣立擢爲大校遂承制授歸州刺史未幾又遷復州團練使仍掌親軍延嗣諱健兒士卒之語每聚談有犯者往往交遊變爲仇讐光憲與延嗣年甲相亞

居嘗自謂筋力不衰一日赴毬場上馬左右扶持者甚衆延嗣且在後笑曰孰謂大卿年老而彌壯觀其上馬輕捷良由扶持者爾光憲乃回顧曰非因衆扶蓋是老健延嗣不勝怒論者少之有王惠範者平江軍節度保義之子美風儀好讀書初保義之奔荆南也季興以爲行軍司馬未幾生惠範及長以門蔭爲文學累遷觀察推官從誨立以女妻之欲使自幕府事掌內外軍政惠範爲人間談不羈聞之不悅入告從誨辭之自是以從誨爲不知已至軍國之事皆不參預但以金帛購求古書圖畫日以披翫爲志焉建隆三年武安軍節度周行逢薨子保權立衡州刺史張文表不服舉兵反保權告急朝廷乞師爲援朝廷遣宣徽使李處耘領兵萬餘救之李以路由江陵慮繼沖不測遣使諭之曰比者王師救應東道之主誠在足下然利在急速故不淹留但假一鄉道使於城外經過幸矣繼沖將許之猶豫未決有大校李景威者素勇悍越次白繼沖曰兵尙權變城外之說實不可信以臣觀之彼實欲乘釁伐我耳況今精兵數萬訓練備矣景威雖不才願盡以相付不顧命爲大王拒之繼沖曰事未可知爾勿憂也及王師至果如景威之言繼沖大懼不得已乃出郊迎且詣

李公乞上表入朝李公以聞天子大悅遣使就除繼沖徐州節度使便道赴任蓋孫光憲之謀也景威以不用已謀扼喉而死繼沖傷之先是荆南尚使磁器皆高其足而公私競置用之謂之高足碗至大軍一臨舉族東遷高足之讖一朝應之蓋由天命信矣哉

儒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桂州修仁令周冲羽編

三楚新錄卷三終



古今說海

溪蠻叢笑序

五溪之蠻皆盤瓠種也聚落區分名亦隨異沅其故壤環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猫曰獠曰獠曰獠曰獠風聲氣習大略相似不巾不履語言服食率異乎人由中州官於此者其始見也皆訝之既乃笑之久則恬不知怪通守朱公潛山先生之季子風流博雅手錄溪蠻事識其所產所習之異目曰叢笑誠可笑也士大夫來是方者其可闕諸慶元乙卯葉錢序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溪蠻叢笑一卷

宋朱輔撰輔字季公桐鄉人不詳其仕履惟虎邱志載所作詠虎邱詩一首知爲南宋末人耳溪蠻者卽後漢書所謂五溪蠻章懷太子註稱武陵有雄溪橚溪酉溪澠溪辰溪悉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蠻今在辰州界者是也輔蓋嘗服官其地故據所聞見作爲是書所記諸蠻風土物產頗備如闌干布之傳於漢代三脊茅之出於包茅山數典亦爲詳贍至其俗尚之異種類之別曲折纖悉臚列明晰事雖鄙而詞頗雅可謂工於敘述用資考證多益見聞固不容以瑣屑廢焉



古今說海

溪蠻叢笑

說選九 偏記六

(木契) 刻木爲符契長短大小不等穴其傍多至十數各志其事持以出驗名木契
(犵黨) 出入坐臥必以刀自隨小者尤銛利名犵黨

(釣藤酒) 酒以火成不醱不芻兩缶東西以藤吸取名釣藤酒

(金鷄) 羽族似雉者金項火背斑尾揚翹志意揭驕籠之不能馴

(茅花被) 犵狫無綿揉茅花絮布被一被數幅聯貫以成山狫皆臥板夜然以火犵
狫視狫則爲富矣

(辰砂) 辰錦砂最良麻陽卽古錦州舊隸辰郡砂自折二至折十皆顆塊佳者爲箭
鏃結不實者爲肺砂碎則有赭起末則有藥砂砂出萬山之崖爲最犵狫以火攻取
(犵狫裙) 裙幅兩頭縫斷自足而入闌斑厚重下一段純以紅范史所謂獨力衣恐
是也蓋裸袒以裙代袴雖盛服不去去則犯鬼

(金繫帶) 硯石出黎溪今大溪深溪竹寨溪木林岡石皆可亂眞紫石勝揭石熟狫

亦能礪砥黎溪爲最蓋於淘金井中取之近亦艱得有紫綠二色圍黃線者名金繫帶

(粉紅水銀) 水銀出於朱砂因火而就或謂砂腹生水銀非也名粉紅水銀

(砂牀) 石之不碎而砂附著其上者名砂牀

(水秀鐵) 鐵之精英在水數十年者名水秀

(順水斑) 蠶事少桑多柘繭薄小不可縑可緝爲紬或以五色間染布爲僞名順水斑

(葫蘆笙) 潘安仁笙賦曲沃懸匏汶陽匏篠皆笙之材蠻所吹葫蘆笙亦匏瓠餘意但列管六與說文十三簧不同耳名葫蘆笙

(燕子花) 紫花全類燕子生於藤一枝數葩

(不闌帶) 蠻女以織帶束髮狀如經帶不闌者斑也蓋蓋反切語俚俗謂團爲突爨孔爲窟籠亦此意也

(野鷄斑) 枋板皆杉也木身爲枋枝梢板爲又分等則曰出等甲頭曰長行曰刀斧

皆枋也曰水路曰笏削曰中杠皆板也腦子香以文如雉者爲最佳名野鷄斑

(娘子布)漢傳載闌于闌于獠言紵今有績織細白苧麻以旬月而成名娘子布

(點蠟慢)溪洞愛銅鼓甚於金玉模取鼓文以蠟刻板印布入靛缸漬染名點蠟慢

(絲金)沙中揀金又出於石碎石而取者色視沙金爲勝金有苗路夫匠識之名絲

金

(馬王菜)葉似蔓菁味苦多刺卽諸葛菜也

(三脊茅)麻陽苞茅山茅生三脊孟康曰零茅楊雄曰璫茅皆三脊也

齊桓責楚苞茅不入者卽

此

(鴉銜草)紫草爾雅謂之藐廣雅謂之莛菼本草云生楚地三月采根陰乾瑤人以

社前者爲佳名鴉銜草

(雞骨香)降真本出南海今溪洞山僻處亦有似是而非勁瘦不甚香名雞骨香

(出山銀)西溪接靖州境出鉛鉛中有銀銀體差黑未經坯銷名出山銀

(雞末子)古有細蟲曰焦螟集於蚊睫蠻地有蟲極細拭目難覩黑點著身抓搔不

可耐名雞末子

(九助鼈)沙鼈似馬蹄者佳九肋出沅江

(銅鼓)蠻地多古銅有銅柱馬希範所立麻陽有銅鼓蓋江水中掘得如大鐘長筩三十六乳重百餘斤今入天慶觀并有銅像二相傳唐明皇像餘散他處鼓尤多其文環以甲士中空無底名銅鼓

(不乃羹)牛羊腸臟略擺洗羹以饗客臭不可近食之既則大喜韻表錄異曰交趾重不乃羹先鼻引其汁不乃者反切擺也

(圈布)桑味苦葉小分三叉蠶所不食狢狢取皮績布繫之於腰以代機紅緯回環通不過丈餘名圈布

(豎眼狢狢)狢狢蠻之尤怪者兩目直生惡青衣人遇之則有禍去麻陽百餘里不常見

(獨木船)蠻地多楠有極大者剝以爲舟

(芷)香草見離騷有一穗數花與蕙薺不同開亦先後皆蘭類也

（黃貓頭）蠻類不巾髮拳曲照日金色故名

（光面蠟）蠟出山不經僞者名光面作僞者雜以粟

（飛絃）土俗歲節數日野外男女分兩朋各以五色綵囊豆粟往來拋接名飛絃

（客鼓）鼓之節不一有暗箭鼓集人鼓犒設鼓饗客亦以此遠近聽以爲準酒酣少
有參商則鼓聲隨變終席無他者名客鼓

（固項）朱漆牛皮以護頭頸名固項

（銀鸞鳩）狻之富者多以白金象鳥獸形爲酒藤或爲牛角鸞鳩之狀尤多每聚
飲盛列以誇客

（筒環）狻妻女年十五六敲去右邊上一齒以竹圍五寸長三寸裹錫穿之兩耳
名筒環

（門款）彼此歃血誓約緩急相援名門款

（大設）富洞以九月燕及三年一犒爲大設

（入地）狻自別洞奔來此地居止名入地

(鷓鴣號)戰鬪出入羣聚發喊以張聲勢也

(羊棲)狃狃以鬼禁所居不著地雖酋長之富屋宇之多亦皆去地數尺以巨木排比如省民羊柵杉葉覆屋名羊棲

(左右押衙)狃狃比狃狃則妄自尊大歲時旦望或客至皆排衙主盟其事者爲隊公又其次名左右押衙

(坐草)山狃潛出省地茅葦中射弩奪物機不虛發名坐草

(客語)能省民之言者名客語

(準把)互市踰約價償未足則刦去省民或甲以乙代名準把

(踏歌)習俗死亡羣聚歌舞輒聯手踢地爲節喪家椎牛多釀以待名踏歌

(讐殺)夷性好殺一語不合便刺以刃百十年必報乃已名讐殺

(專事)溪洞文移他人不能特選往來之熟者名專事

(骨債)或爲傭而亡或以煙而死約牛牲若干償還名骨債

(走鬼)初夏徙居數日以舍祖居否則有禍名走鬼

(鼻飲) 狝狝飲不以口而以鼻名曰鼻飲

(喫鄉) 秋冬之交聚飲以樂名喫鄉

(癆魚) 山獠無魚具上下斷其水揉蓼葉困魚魚以辣出名癆魚

(賣首) 狝狝之受犒者如熟戶之獠既納款聽命縱其出入省地州縣差人管轄或

許自推首名賣首

(打寮) 山獠穴居野處雖有屋以庇風雨不過剪茅叉木而已名打寮

(生界) 去州縣堡寨遠不屬王化者名生界

(呈生) 祭祀必先以生物呈獻神許則殺以血和酒名呈生

(挖親) 山獠婚娶聘物以銅與鹽至端午約於山上相攜而歸名挖親

(骨浪) 獠獠睡不以床冬不覆被用三叉木支闊板旁燃火炙背板焦則易蓋以板

之易得也以展轉之意名骨浪

(隊小) 狝狝之隨從者如軍中行伍名隊小

(舞杵) 醉後以長柄木杵跳舞亦有音節也

(平坦)巢穴外雖峙嶮中極寬廣且以一處言之狃狃有鳥落平言鳥飛不能盡也周數十里皆腴田凡平地曰平坦

(例牛)牛客多行桃源路洞中占軍事勝負及疾病祈禳皆以牛用名例牛

(跳雞模)藝精者擲刀空中接之名雞模

(洗面)借人助相讐殺以牛酒往謝名洗面

(奴狗)狃狃之爲傭者名奴狗

(背籠)負物不以肩用木爲半枷之狀箝其項以布帶或皮繫之額上名背籠

(葬堂)死者諸子照水內一人背屍以箭射地箭落處定穴穴中藉以木貧則已富者不問歲月釀酒屠牛呼團洞發骨而出易以小函或枷崖屋或掛大木風霜剝落皆置不問名葬堂

(爬船)蠻鄉最重重午不論生熟界出觀競渡三日而歸既望復出謂之大十五船分五色皂船之神尤惡去來必有風雨一月前衆船下水飲食男女不敢共處弔屈原正楚俗也名爬船

(隘口) 凡衆山環鎖盤紆峭鬱絕頂貫大本數十百穴一門來去此古人因谷爲寨因山爲嶂之意名隘口

(十莊院) 數十年前獠獠侵占蝦蟆行寨省地土人申請招致靖州犵狓防託借田買屋以居名十莊院

(漚榔) 牛榔木多漿猫獠歲饑闕食則先以火窖地握根置窖中壓以石又用火漚熟漚漬也搗作餅餌名漚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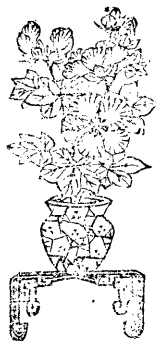
(椎結) 胎髮不薙除長大而無櫛篦不裹巾蓬垢猙獰自古以然莫可化也名椎結
(富貴坊) 競渡預以四月八日下船俗聚飲江岸舟子各招他客盛列飲饌以相誇大或獨酌食前方丈羣蠻環觀如雲一年盛事名富貴坊

(對刀) 甲與乙有隙兩相鬪敵背牌護身遠以標鎗鎗盡挺刃而前名對刀
(出面) 挖親之後年生子引妻攜酒歸見婦家名出面

宋朱輔撰

字季公
桐鄉人

溪蠻叢笑終



宣統元年七月出版

不許複製

藏版者

集成圖書公司

印刷所

上海南京路
集成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集成圖書公司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漢口 廣東 山西
集成圖書公司

經售處

各埠大書坊

古今說海全部計十二冊

定價大洋四元正

16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0119B

2000

上海圖書館

00